牧齋有學集

三

928
ボ
3

牧齋有學集卷十一

紅豆三集

辛丑二月四日宿述古堂張燈夜飲酒罷有作

神居仙治氣葱蘢山檻雲興闌檻中東夏衣冠餘白髮西臺堂構又春風架披緗竹標青白杯歷蒲萄泛碧紅從此吾家好風物引杯燒竹與君同

地芋天霧晝窴窴齋閣清晨拜六經隱几新詩千律呂縈窻古字照丹青文喚寫豕都疑亥學笑飡魚每食丁懟愧師丹老多忘貝多葉裏讀書螢

繁華第宅太平時山滿高樓夜宴遲醉倒綠窻賔作

主笑喧紅袖祭爲尸重簾勸酒鸚哥語促坐分甘燕
子窺彈指昔游今四世當筵引滿復何辭
春寒料峭管絃清坐看人間滄海更樂闋龍宮催急
鼓歌穿魚鑰出重城電驍雲北天舒笑月轉花西帝
解酲狂殺婆留老孫子醉看牛斗到參橫
讀豫章仙音譜漫題八絕句呈太虛宗伯并雪
堂梅公古嚴計百諸君子
重城珠翠照邗溝玉樹歌聲蕩玉鉤明月二分都捲
去誤人殘夢到揚州
別去騰騰只醉眠三杯天酒半龕禪江風吹落仙音
譜似佛修羅琴上絃
牡丹亭苦唱情多其奈新聲水調何誰解梅村愁絕
處秣陵春是隔江歌
雲藍小袖畫傾城逐隊燈前謝小名莫道掃眉才子
少壘兵酒海正縱橫
舞豔歌嬌爛不收南朝從此果無愁笑他寂寞新亭
客掩面悲啼作楚囚
紅筵綠酒競留春鞲臂弓鞋一番新銀燭有花還解
笑風光偏賽白頭人
花落花開秖一晨判將嚼蠟抵橫陳九歌本是人間

曲天老何曾愛二嬪
遊絲白日忽成嵐柳絮春風故作慜寄與多心經一
卷色空空色任君參

孫郎長筵勸酒歌

人間何處開笑口憒悶試問黃衣叟烏黔鵠白誰使
肰鼻豎眉橫亦希有君不見彭籛孫子八十翁頭童
髩秃兩耳聾客來稱壽百不應反賜蹀情追兒童又
不見孫郎三十英妙年蘭成射策爭先鞭華堂高會
稱燕喜撞鐘伐鼓開長筵長筵錦繡畟吾谷對酒西
湖泛晴淥褒衣宿素撰致語小隊雲藍度新曲主人
燕客露未晞千金爲壽徵歌詩滿堂詞人齊授簡老
翁曳杖前致辭君家門第不可當青油暢轂尚書郎
邇來科名尤烜赫奕陵潮來塔放光毳帳前頭海子
側潼酒駝羹賜顏色柏梁筆札傳拂廬槐木音聲動
鄉國東門銅狄不相待麻姑筵前見桑海燕山馬角
可憐生楊州鶴背知誰在天闕海口未通津銀海又
報生埃塵漁陽白雀自賓主魚鳧杜宇猶君臣江村
夏氷冬起雹東鄰田父額生角詛神何用詈實沉罵
鬼祇應倩方朔春光淡沱春寒輕春女如花春酒盈
一杯便可邀常醉一笑何妨喝月行如此郎君如此

老黃髮青春各言好尋花長與鶯燕羣釀酒莫被魚龍惱爲君長謠勸酒歌老顛欲裂舞婆娑郎看紅豆花開候恰是蟠桃一度過

吁嗟行走筆示張子石

君不見程孟陽詩名粉繪垂琳瑯松圓一抔掩寂寞孫枝兩葉悲流亡又不見程善長布衣俠骨今無兩傭保雜作購童稚新安江頭命孤棄是時春寒雨飄蕭天容人意俱無憀通眉長爪猶在眼陳根絕哭不可澆練川故人望眼勞銜泥扶病來崇朝摩頂執手心鬱陶口推脫粟身解袍喜心翻倒轉嗚咽迷離老眼隨風飆吁嗟乎丹陽朋舊不可得勝華通子誰省識白刃有客獻伯禽青山無人弔太白老夫髦矣徒歎息天地兵塵尚偪塞桃花照眼淚霑臆且持村酒勸子石一爲歌行歌主客

梅公司馬枉訪江村賦詩見贈奉答二首公以午節歸里爲遠山夫人稱壽故次首及焉

豹尾追游四十春銅駝金馬總成塵誰憐短髮今宵客還是長安舊雨人門第何須問豚犬衰殘無復畫麒麟（公詩望犬子泥金之信且以磻溪相擬皆非老人所樂聞也）荒村剪燭渾如夢贏得天涯白首新

石榴花綴柳綠絲暈碧裁紅燕喜時五日宮中長命縷數峰江上遠山眉含桃寫似朱唇色萱子描如翠黛姿聞道麻姑約相過餘杭媼擬助天釃夫人傳語內人許他年相訪故云

爲陳伯璣題浣花君小影四首

嫁得東家十五餘莫愁湖水浣花如薄裝自製蓮花服禮罷金經伴讀書

杜曲湘蘭日暮雲桃根桃葉自殷勤琴心三疊將雛曲不唱前朝白練裙

生來形影鎮相親畫裏春風掌上人合睇分明又疑笑休教錯莫喚眞眞

一擲丹砂變海田麻姑纖手故依然老夫梵志餘長爪傳語方平莫浪鞭

山陰王大家玉暎以小影屬題敬賦今體十章奉贈

季重才名噪若耶縹囊有女嗣芳華漢家若採東征賦彤管先應號大家王大家玉暎故尚書季重之幼女也

刦火燒焚玉不枯鮫人啜泣總成珠居然拚縠垂羅女寫入長康舉案圖

越絕何人說掃眉於今才子是西施采蓮溪畔如花

女齊唱吟紅絕妙詞吟紅玉暎詩名也

臨河殘帖妙通神放筆能開桃李春傳語山陰王逸少王家自有衛夫人

鏡中金翠倩誰知鏤月裁雲是畫師西子湖頭貌西子纔看點筆已迷離

薄粧墮髻步遲遲懷古巡簷自咏詩忽漫漏天風雨急青藤舊館哭天池玉暎居乃徐天池青藤書屋有青藤爲風雨所拔歌

過雨溪山潑墨濃清琴徐拂半牀風那知淺絳輕綃裏身在陶家畫扇中

雙蛾橫黛遠山皆引鏡雲霞蹙鬢斂指點眼中眉眼在老夫何用辦青蘩

老病摳衣再拜難錦帷初捲佩珊珊如何省識春風面博一金錢便與看

雲容月魄許題名健筆難誇老更成拂拭霜紈憑授簡敢將平視抵劉楨

爲范郎戲題妓館二首

芊眠春草臥銀瓶一曲扶頭酒未醒吳越山川誰管得此中先築語兒亭女兒將免身故有女兒之戲

素手亭亭雪藕絲荷風茗盌助催詩老懷自笑無憑準昨日馮家哭畫眉雲將有畫眉被鷹傷之

走筆贈祝子堅兼訂中秋煉藥之約

昔聞漢祝生厲節希史魚抗論杜監鐵彼哉桑大夫子堅豈其後席帽北上書叫呶銀臺門奮臂叱庸奴朝右咸縮舌投劾歸寒廬讀書金華山抱膝候皇虞邂逅古仙人授以青囊書採掇草藥精烹煉投氷壺壺中藥涓滴可以蘇寰區上醫在醫國何事公與孤我老傴耄耋藉子潤彫枯蘭江一棹來十載抒鬱紆飲我香草露一酌炎歊除太息語子堅火雲蒸八隅天地如籠甑雩舞空嗟吁我聞華元化心孔察錙銖脾腑或半腐處藥爲櫛梳悲哉今世人心脾爛無餘車上徒懸蛇束手將何如子堅向天笑仰視飛鳥徂相期八九月訪我紅豆居白月正中秋玉盤承方諸我家虞山側藥草多於蔬自從虞仲來採藥皆仙儒我埽烏目雲候子雙飛舄庶彼淳于髠于焉逢慧車

爲武伯題家慶圖

嚴家門館經遲暮一彈指頃三世度眼看武伯放鶩時膝前又列雙珠樹老人大父射游羣歷歷遺踪話日曛此翁未便呼彭祖也是人間李少君

走筆屬和八首

遵王敕先共賦胎仙閣看紅豆花詩吟歎之餘

草木爲兵記歲華平泉花木盡泥沙未應野老籬前
樹湧出金輪別種花

花房交絡帶香纓竊白輕黃暈不成記取中央花藏
處流丹一點自分明

寂歷香塵界畫簾小闌綈几供香嚴算他紅白開桃
李都與兒郎插帽簷

紅豆春深放幾枝花神作意洗粧遲應知十二年渲
染只待催花數首詩

香海花依小刦賒也將花刦算塵沙夜摩天上人應
笑誰放人間頃刻花

金尊檀板落花天樂府新翻紅豆篇取次江南好風
景莫敎腸斷李龜年

老去羞花懶賦詩拚將才盡爲人嗤東中大有司花
女愁絕吟紅閣筆時

却恐明年花信遲都將好句定花期春工解道能雕
刻一辦應標一句詩

丁老行送丁繼之還金陵兼簡林古度

西風颯拉催繁霜江楓落紅岸草黃丁老褁糧自白
下賀我八十來江鄉干戈滿地舟艦斷五百里如關
塞長閶闔城上晝吹角閟宮清廟圍棋槍黑風愁雲

暗天地飛雁不敢過迴塘況聞伐守連下邑塒雞籬犬皆驚惶江村別有小國土嘉賓芳晏樂未央撞鍾伐鼓將進酒停杯三歎非所當漢東孫子今爲庶羅平妖鳥紛披猖碧天化日在何許三千那得花滿堂丁老執杯勸我飲請開笑口毋傍徨我家添丁號長耳三歲只解呼爺孃公今兒女並玉立開筵逐日分輩行已看令孫就東閣更有快婿升東牀維摩天女並瀟灑木公金母相扶將彭城老祖年八百曾孫八十眞兒郎趙州明年始行脚太公滿百方鷹揚庭前紅豆旋結實蟠桃一顆公初嘗且垂雙眉覆塵壒共撐老眼看滄浪我聞拊髀起稱善大笑敬舉君之觴酒酣摩腹訂要約百歲未滿須放狂古人置酒便稱壽何待燕喜吹笙篁老夫頑鈍未得死南郊正報垂星芒明年淸秋再過我扱衣拍手談滄桑乳山道士八十二頭童眼瞭學力强桐城方生年五十詩兼數子格老蒼二公過從約已宿問阻正苦無舟航歸攜此詩共抵掌相顧便欲夌奔蒼君如再鼓京江柁方舟定載林與方

讀方爾止僉山詩藁却寄二十韻

桐城方爾止能詩稱國手貽我僉山詩聲價重瓊玖

東筍多卷帙插置架上久寒宵偶攤書光怪驚戶牖
波瀾獨老成健筆自抖擻我欲起逐之行間字飛走
良久病掉眩定睛更扶首未知詩人中復有此人不
來書許過我風雅細分揞子巳辨春糧我亦戒剪韭
老人苦昏耄舊學忘誰某恐如趙李徒別字別吾醜
此罪亦易科罰墨水一斗舉世扇俗學足跡競踏蹂
吾衰苦無徒单孑犯蠅醜誓將埽壇墠屬子執尊卣
恐以我累子譙呶起羣喉此詩亦戲耳用意或不苟
未得會子面請先指其口相見勿論文但飲杯中酒
爾止魯遊詩彈趙子昂李于鱗二公皆不識華不注不字故云

古詩贈新城王貽上

風輪持大地擊颺爲風謠吹萬肇邃古賡歌暘唐堯
朱絃汜漢魏麗藻沿六朝有唐盛詞賦貞符彙元包
百靈聽驅使萬象窮鏤雕千燈咸一光異世咸同調
彼哉誐誐者穿穴分科條初盛別中晚畫地成狴牢
妙悟掠影響指注闞鼇毫𨸏天醯雞覆井穴癡猿號
化爲劣詩魔飛精入府焦窮老蔽蔀屋不得穿泬寥
正始日以遠詞花雜莠苗獻吉才雄鶩學杜餔醨糟
仲默俊逸人放言訾謝陶考辭競嘈囋懷响歸浮漂
江河文壅決曆滴亦騰囂么絃取偏長苦調搜啁噍

鳥空而鼠卽厥咎爲詩訞喪亂亦云膴詩病不可瘳
叫譬彼膏肓疾傳染非一朝嗚呼杜與韓萬古垂斗
杓北征南山詩泰華爭岧嶢流傳到于今不得免傲
嘲况乃唐後人嗤點誰能逃窮子抵尺壁凍人裂複
陶熠燿點須彌可爲渠略標昌黎笑窮兒少陵訶汝
曹嗟我老無力掩耳任叫呶王君起東海七葉光漢
貂騏驥奮蹴踏萬馬喑不驕識字函雅頌審樂辨簫
韶蕩紙爲歌詩絳雲卷青霄自顧骨骼馬創殘臥東
郊敢云老識路昏忘慙招邀河源出星海東流日滔
滔誰蹠巨靈掌一手堙崩濤古學喪根幹流俗沸螗
蜩僞體不別裁何以親風騷珠林旣渙渙王河復迢
迢方當剪榛楛未可焚蘭苕厖釜正雷鳴君其信所
操勿以獨角麟媲彼萬牛毛伊余久歸佛緇經守僧
寮悵觸爲此詩狂言放調刁無乃禪病發放筆自抑
搔起挑常明燈懺除坐寒宵

送林枋孝廉歸閩葬親絕句四首

寢苫揮戈十六年麻衣如雪向閩天松楸禾黍千行
淚并洒西風哭杜鵑

小舟如葉出嚴陵突兀西臺許劒亭自是閩人多涕
淚招他故鬼哭冬青

負土爲墳斬蒺藜淚和舂鍤下成溪更餘精衛啼殘
血漬入泉臺築土泥
萬里黃山白露園清明麥飯黯銷魂孤臣老淚空塡
咽今日秋風又送君

紅豆樹二十年復花九日賤降時結子纔一顆
河東君遣僮探枝得之老夫欲不誇爲己瑞其
可得乎重賦十絕句更乞同人和之

院落秋風正颯然一枝紅豆報鮮妍夏梨弱棗尋常
果此物眞堪薦壽筵
春深紅豆數花開結子經秋只一枚王母仙桃餘七
顆爭教曼倩不偷來
二十年來綻一枝人間都道子生遲可應滄海揚塵
日還記仙家下種時
秋來一顆寄相思葉落深宮正此時舞輟歌移人既
醉停觴偏唱右丞詞
朱噣啣來赤日光苞從鶉火度離方寢園應並朱櫻
獻玉座休悲道路長
千葩萬蘂葉風凋一捻猩紅點樹梢應是天街濃雨
露萬年枝上不曾銷
齋閣燃燈佛日開丹霞絳雪壓枝催便將紅豆興雲

供坐看南荒地脉培

炎徼黃圖自討尋日南花果重南金書生窮眼疑盧橘不信相如賦上林

旭日平臨七寶闌一枝的皪殷流丹上林重記虞淵簿莫作南方草木看

紅葉闌干覆草萊金盤火齊抱枝開故應五百年前樹曾畀儂家錦繡來

陳伯璣與程士哲有耦耕之約命畫史作圖戲賦短歌以贈

昔與程孟陽築堂學耦耕高人仙遊陵谷改此堂猶得留其名圖中之人腰鎌襏襫者誰子云是松圓宗子士哲生身憑黃犢似席薦目光激射牛背明旁有一人荷鉏箕踞足奇左乃是陳生伯璣不是我我今緇經飯佛成老僧陳生代我爲農何不可吁嗟乎南山之田蕪穢不可治閉門種菜盍歸歟輟耕隴上應使羣兒笑牛角爭教掛漢書

恤廬詩 爲牧雲和上作也和上有懷二人將結廬祀奉以沒其身作唧恤詩十章牧翁讀之而讚許焉故作是詩也

牧齋老人紈綺兒曹少長祖第縣東坊橋循牆而東地一牛鳴牧雲和上於此誕生兩牧之生一僧一儒

牧齋有學集 卷十一

虎子猧兒墮地各殊牧翁璅璅儒冠誤我仕宦氷炭
患難湯火晚歸空門繙誦呪喃終守研削如抱繭蠶
牧雲昌昌作僧中王提天童印坐七道場登堂說法
如雲如雨語錄金篦詩筆玉斧草兵木刀界灰刹塵
七日之後餘此兩人蔬笋盈盤爐香霏微如光音人
下食地肥茫茫壘穴皤皤白顛杖錫來此秋風颯然
徘徊身世申寫情愫自悔禪林文彩流布風匪囊貯
水豈刀劃淨名無言猶存一默我觀雲老形如木雞
霜降紅涸刊落膚皮龍潭滅燈俱胝斷指望崖送公
自此遠矣雲老告我佛重生地永懷二人風聲雨涕
荒祠小築於彼江皐衡門兩板蓋頭一茅蔑束肚皮
搬柴運水作老編氓沒身而已我聞斯言合掌歎息
豈惟僧規亦是孝則凡今之人口實編蒲霜雹利養
是究是圖綃頭赴闕乘傳葬母弔送喧闐官吏奔走
攫拏龍穴黥椎山岡南山之石錮為堵牆昔有高僧
一擔兩邊左擔供佛母坐下肩逢母生日挑長命燈
炊飯是喫為娘齋僧比陳尊宿却又瀟洒蜣蜋轉丸
汝何為者我讀雲老卹恤之什有風肅然望古遙集
不風不雅作為此詩重扶木乂錞于訓辭哀哀恤廬
唧唧苦音我如秋蟲伴彼秋吟雖則秋吟為雷為風

有傾聽者三日耳聾歲在辛丑易月望日虞山白衣海印弟子錢某製

懸蛇行贈茂盧

周君賣藥楓橋下長身歷落氣瀟灑要離伯鸞古有之悠悠末俗誰知者懸蛇車上走兒童剔胃刳腸一笑中更看袖裏青蛇在元化由來即呂翁

題金孝章生挽冊

人生喜祝壽死有製挽詩祝生生不筵哭死死不知徒肰費紙墨乃滋點嬿陶潛一老翁唱與生挽詞死挽巳多事生挽復何爲人生愛百年生死爲大期

樂生本物情怖死何足訾生祝死則哭委分亦所宜哀樂而樂哀古人豈我欺生挽死重挽生死皆傷悲挽者亦有死相挽無巳時吳門金孝章稱人師六十要生挽趣我屬和之我老諱哀挽搖頭請固辭赤羽滿天地白毛生路逵餘生剩兵間頭顱天所私西山萬樹梅破臘放繁枝缸面酒新熟杖頭錢可持何用雙眉皺且喜兩膝隨鸛鴿遞歌哭亳鳥俄出譆長風報吹萬過耳知爲誰聊歌蟋蟀章請君頌鵙彝

牧齋有學集卷十一終

牧齋有學集卷十二

東澗集上

春初過嚴文靖公錦峰書院敬題十韵

宰相行春地承平百歲中燃燈祠太乙秘殿禮崆峒
神將扶黃道靈旗出紫宮奕棋閒太傅祖帳藹羣公
接席雞豚社隨車梨栗童朱衣臨磵戸錦袖凭房櫳
桃李思吾祖桑榆剩此翁詞垣三組接閣道四星空
碧蘚依殘甃紅蘢發故叢平泉舊花木一一待光風

一月五日山莊作

老梅放繁花廻此世界春信知諸天樹逆風始香聞

日近山容鮮氣至鳥語新磵泉長前陂懸流隔通津
花紅來駐此多謝桃源人

六日述古堂文讌作

小築傍牆東收藏柱下同步欄停薄雪砥室貯光風
屋掛巢書架窓規散帙通縹囊香醃菱綠字古曈曨
歲酒新浮碧春燈試早紅舞傞黃柳簇笛散落梅叢
坼餅飴孫子抄題飯老翁夜如人意永笑與漏聲終
越陌頻爲客催歸會惱公安知吾與汝俱在一壺中

圯橋行贈趙庭李太公夫婦八十燕喜

寻方以八十衰老戒人稱壽却破例作此詩條候
長筵燕喜歌之以侑一觴聞條侯應元纘之聘觀
國之光老人俚語不合時宜爲一捧腹也

昔年題詩曾壽君揮毫臏欲凌千軍婁敬洞前雲不
散下邳橋下水如焚十載流年如博奕白頭翁姥髮
轉黑老我拚爲種菜人郎君頻作看花客早春忽接
郎君書鄭重江淮問索居雞腿蔴姑聞易粟充囊薏
苡如明珠爛煑豆羹和肉汁新炊飽餐捫腹急放箸
重爲介壽詩香篆縈窓墨花濕君不見日餌麒麟鬬
幾迴榴花萱草久相催當歌君話滄桑事便勸仙人
酒一杯

題破山四高僧圖

伏虎降龍我未能縫衣不學小乘僧禪房正對空潭月消得西齋一卷經

浮石和上偈二首

七十闍黎淊席開拈椎豎拂吼如雷十年飽喫籠邊飯伴我腰包行脚來

福城塔下善財歌烟水茫茫南去多爲問一尊無縫塔相輪幡影竟如何

燈樓行壬寅元夕賦示施偉長

長安元夕風景妍夾路燈樓柳市邊黃道日回春夜煖碧空月壓看場圓絡角星河挂人首九華蓮焰枝如藕側帽都籌內苑花薄醒猶帶昆明酒千金一刻買春陽十里珠簾曼睩光全娗月面爲人面不辨衣香與坐香當時我亦銅龍客朝回衝酒城東陌銀燭逶迤北里紅金壺不許東方白如今老大髩鬖鬖土室龕燈禮佛陀上元儋耳歡娛少燈火樊樓涕泪多憐君旅食山城下鐘罷爐殘守僧舍膠牙生菜粥不糜甕鼻村酤酒未竿與君相去一牛鳴便似蓬池話淺清挑燈互見闌珊影倚戶如聞嚘唶聲月宫青輦空相憶金牀舍利無消息綺陌兵殘玉露晞紫姑卜

罷銀河叉寂寂秋衾臥冷雲軟紅香霧想氤氳夢囘
歷歷華胥國折脚鐺邊說向君

韭城弔許霞城

半生心事一哀中澹月疎燈照殯宮握手丁寧餘我
在軒眉談笑與誰同看花無伴垂雙白壓酒何人嬲
小紅苦憶放翁詩句在鬧彈老淚向春風

三月二日邀王生第五雛走筆馳賀

閶溢新春燕門懸浹歲弧笑才看啞啞泣又聽呱呱
繡褓襁方燥金盤浴尚濡作花桃有實落子桂爲株
戲逐鳩車後名將驃騎俱帶看圍寶玉架許攖珊瑚
禡祝詞頻製磨青錯厥草方當歌燕燕婉莫設諸鳩茶
學士九男頌尚書百子圖預愁東澗老名字盡摧腸
刻

春日送施偉長還蕪湖客舍

東澗老人老無那送盡春光但孤坐那堪送春復送
客執手無言淚交墮乾坤擺蕩皆客居盡日團團走
推磨君歸又是客中客馬方解鞍匆未𠭴浩浩之水
育育魚東跳西沫何所作服中之人吾老矣世間甯
戚有幾个

壬寅三月十六日太倉太原王端士異公懌民

虹友瑯琊王惟夏次谷許九日顧伊人吳江朱長孺族孫遵王壻徵仲集於小閣是日敬題烟客奉常所藏文肅公南宮墨卷論文即事欣感交并于爲斐然不辭首作

江村草閣掩霏微雨版衡門乳燕稀好客恰宜來細雨春風猶爲款荆扉鶯悲花盡差新樹柳愛烟滾漫舊磯有約經過還載酒不辭破夏解僧衣（次日送春）

帝車南指正垂芒雲霧江天見草堂鶴髮龍鍾餘一老烏衣馬糞數諸王橫經問字皆同術即席分題各擅場自愧疎慵徒捧腹更無衣鉢付歐陽

琁琰勲庸內魏如珠囊畢牘在公車三條燭際昇平候千佛名摽浩刧餘字裏鋒芒環斗極行間筋骨護皇輿婁江榮氣浮河雒午夜虹光夾御書（奉常家藏神宗賜劄御墨如新）

今雨柴門却掃新清晨留客似留春小亭布席才函丈竟日從容肯欠伸老去敢知文曲折酒闌仍恐語悲辛竹廊共賞留題句寄謝緣溪莫問津（拂水竹廊有人題壁云）

寒夜記夢題崑銅土音詩藁

爛熳一束紙墨淡字半刓摩抄不辨文與字骨脂肺

腎互鬱盤無乃萇弘之血弘演之肝行間悉窣手牽
掣口哦不斷百怪攢陰火吹風撲燈燭鬼車載鬼嚎
簷端須史神鬼怒交鬭朱旗閃爍朱輪殷相柳食山
腥未憖刑天爭神舞不閒天吳罔兩助聲勢海水矗
立地軸撼孤燈明滅胸撞擊撫枕忽漫昇天闢天門
詄蕩帝肅穆寥陽侍晨伊舊班有夫披髮叫無辜撼
閽搖動倉琅鐶帝心殊憖惻慰勞涕淚潛趣令浴堂
具湯沐被以霞帔加星冠湔祓頸上血澆沃徑寸丹
日宮天子命收取化爲日中陽烏赤色鸞綽約彼三
姬參差淚洗瀾花愁雨泣不忍覩氷心玉節誰犯干
蘂珠宮中傳冊命雲衣霧縠非綺紈命從湘君夫人
亭秩祀錫以湘竹之節聲珊珊俄聞六丁召神官四
五八部齊登壇日矛前驅天駟後奔電光射月虩霹
靂穿耳根迷離眩暈指睡眼雷車猶掉雲旗翻掀簾
惝怳已亭午白日正照紅闌杆

贈張翁敬修

懸部垂簾近子成不離闠闠得柴荊心温藥鼎常畱
火髭拂琴絃偶作聲齋飯烏分如伴侶藍輿兒昇郎
門生看囊莫笑成羞澀贏得腰纏鶴背輕

題烟客畫扇

吹笛居箱去不回人間粉本付洮灰空齋畫扇秋風裏重見浮嵐熯翠來

秋日雜詩二十首

更殘響簷溜始知是秋雨滴瀝差可人荒堦咽蛩語

迢迢雞後鳴漏刻浩難數重溫秋衾夢今宵又何許

閒愁來何從殘夢去無緒繙經義未了聊可排塵慮

老喜嘗新秔寒思理舊絮稽首念佛恩焚香禮昏莫

長夏苦毒熱早秋怯驟涼皇天無中氣端居自徬徨

昨宵颶風作海鳥羣悽惶六鶂整毛羽退飛正翱翔

霜風掠平蕪秋原驕雉兔笠夫戴皮冠麥場曬獵具短袖裹老拳悶如鎖窮袴扶杖看秋空指點呼鷹處

破樹仗天風鏺蝘埽我垣風伯不汝貰倒穴拔其根淸晨啓蓬戶小草仍當門

唐天憎杜陵流落窮白頭又令箋注徒千載生瘢疣至今餕腐儒鑽穴死不休太白自長嘯槌碎黃鶴樓文章亦引業撫卷心悠悠

北山磨鏡翁縛茅山之畔繩牀背泥竈光淨照潭面日旰酌白酒自唱殘唐傳炊茶爇松子松風颾蕉扇薄莫送我歸前村指竹箭

漢東湧樓閣莊嚴永明師揮手棄山河大梁一布衣

赤眉青犢兵東海作淵藪母夾餘衆昌漸臺蹴威斗
我敘誅莽功阿母寶魁首赤符天所授青史人誰剖
雲臺四七人我欲躋某某上有劉伯升下有呂氏母

聖人必前知卓哉明高皇天文清分野兩戒分鋮芒
躔度起斗牛天街肅垣墻篇終載箕尾尾閭愼堤坊
眇然鼉魚星海底沉微茫卓犖世史書臣濬提正綱
中夏區魚白亘古界陰陽石室閟光怪化爲魚曷章
高秋風雨多夜起視襲藏

山城瞰秋窓雉堞半在几山僮放紙鳶呼風應皆圯
尚父栖石室垂竿尚湖水信國北渡還海道亦由此
父老都不知但指靳王壘金山鼙鼓聲殷殷潮河裏

尹二淡蕩人好爲竹枝歌江干殘雪後春淺水微波
吹笛看羣山那山出雲多李三愛此詞側帽長吟哦
與酣爲點染潑墨生烟蘿江上無兩人風月皆蹉跎
今人則已矣古人復如何

落落湖海士奮然談握奇三載邀聲塵宿昔夢見之
或云赴海死抱石與世辭或云盡室去滄波逐鴟夷
人生七尺軀龍蠖無端倪弦高爲鄭商申公竊夏姬
豈如縛足雀掣線還故枝世界自寥廓吾師欲居夷
東方君子國宛在天一涯

吾徒劉漁仲漳海一怪民尊巳臥百尺藐人直半文
但求一人知不顧舉世嗔石齋禮法人天刑戒諄諄
灑泣作劉招未死招其魂西陵短馮生卓犖亦等倫
亂世干網羅傭雇全其身舉舉鮮華子掌頭灰涸塵
吾衰失二子跉踸嗟半人馮生盍歸來從我東海濱
旁行側理紙堆積秋輿編發與巳亥秋未卜斷手年
元和只一頌唐雅才二篇買萊良自哂終任魚蠹穿
夕陽聽漁笛嗚咽悲遠天相將撈魚蝦高歌同扣舷

贈歸元恭八十二韻戲效元恭體

衰老寡朋舊最愛元恭子元恭亦昵余不以老髦鄙
江村蓬藋鄉一歲數倒屣嬾病常畏人蛛絲絡巾履
啄木響倉琅柴門撼馬箠無乃元恭乎招延果朕是
牽手共絕倒豈但蛩朕喜過從永夕夜笑抃移日晷
了如汗血駒騰驤抹千里憐我老識道創殘重依倚
問我誦讀法訪我述作軌羅網搜放失鍼芒別疑似
即事難屢送更端俚數起把搔着痛痒分疏豁癥痞
沈吟時解帶欣賞但撫几豔豔粱月墮摵摵燈花委
殘盃冷復温村酒薄彌旨頻看參旗橫每恨落月哆
孤憤填胸臆沈憂滯骨髓悲啼雜夜鳴絮語傾漏水
有恨徒詛天無聊且罵鬼怦怦顧形影刺刺忌僮婢

恨少只一口較多餘兩耳世亂苦局促來趣去亦駛
相期如弦望一别卽弦矢傷離對燈爐惜逝臨洲渚
思君誠無度撫巳良有恥子爲太僕孫家學承古始
嬉戲習丹鉛碎咡慣經史搓筆斷脩蛇垂芒射青兕
吾衰久廢學頑疎迫濛汜師丹事多忘籍氏典失記
規矩佪高曾先疇荒耘耔子爲魯國儒程朱接階戺
端拜紬六經攘臂厖二氏摳衣兩楹奠垂涎兩廡祀
吾老歸空門賣身充佛使貝葉開心花明燈息意蘂
三幡研精微四輪徵恢詭與子異門牆矢函算倍蓰
子負經世略春秋志傾否韜鈐經握奇扼塞圖地理

棊局畫兵符酒旗樹戎壘吾少不如人況復老如此
有眼如針孔有膽如芥子常苦心懸杵徒誇耳成市
杯中看影蛇牀下聽鬬蟻方當守要領何暇共鞭弭
我吻一日長子勝無我以資强師則弱益函不相抵
子有百篇詩藁本庋吾匭元氣含從衡㝠漲失津涘
四游圍尺幅八紘步寸跬逐日杖不休飲河竭未止
宋玉賦大言莊生喻非指唐衢哭蒼茫賈生涕重累
西音起促柱易水歌變徵望氣指鍾離步天摩星紀
戲帝笑爭博叫天苦塡耳憂來每長吟詠罷自撫髀
臨風歌激昂巡簷歎倚徙中夜看牛斗角芒正邐迤

飛動防出匣封題謹累紙吁嗟天地間物類各斐亹
胡肰此雨人廓落無所底吕黎歎雙鳥聊可相比擬
各促一處囚天公豈徒爾共工觸不周圓盤至今圮
方朔掉雷車呀呀萬人欢横爲摩竭魚檣柅出口齒
豎作難陀龍須彌擺頭尾女媧摶黃土二物獨歸㟪
未知何方偶安頓我與爾祈住修羅宅石扉屹雙峙
逝登覩史天外院隔塵滓國土針端小世界蜂窠庳
徒肰勞胼胝何用矜爪背言尋西王母燕遊玉山趾
紫海泥活活黃竹雪靡靡剩有不死藥藏貯月宮裏
舉杯勸姮娥乞我方寸七我年八十一子亦五十矣

埋菴老人曾孫歌

吳門老叟長眉青清齋手寫華嚴經八十一卷羅含
利筆端錯落含桃形刦火焚燒大千潰妙蓮佛剎無
遷代貝葉明燈夜未央曼花飛雨春長在花雨登雲
擁華門徐家世產石麒麟竇誌公曾記摩頂武彝君
又喚曾孫抱送自有神天護世人那得知其故寄位
應叅德生法入胎先說童眞住老翁彈指歎善哉善
財樓閣一門開楮香葵鹽緒經候親見天童入口來

題滕相士寫眞

絳節朝元昔夢稀金箱猶疊五銖衣元裳縞袂人誰

識只道橫江一鶴飛

方生行送方爾止還金陵

方生弱冠來造余手持尺素鍾陽書曲江憶念看花候東觀誇張視草餘七年戎馬躪齊魯大夫㷂綏士死鼓孺人愛妾胥國殤碧血清流照終古誦君歷下詩慘悽陰風怪雨生尺蹄鋪陳杜老詩中史曲折睢陽傳後題因之遍覽餘篇什採掇元家篋中集贈策每嗌天帝醉移盤欲共仙人泣方生憐我賞其詩越人山木心自知一別傷魂循鬢髮重來執手看鬚眉衰老殘軀存兩臂兩耳雙聾苦塡珥仲車笑人但聳聽子瞻代口空畫字年來傾耳輒霑巾無耳何辭作廢人鶡歌魯國誰來往鶴語堯年自苦辛山窓歷歷古祠墓日夕看君登幾度稚孫黃犢徤追陪老我香羊倦遲莫聚首茫茫塵刦前我髭君腹兩皤然共嗟梵志還家日却笑彭公觀井年哺鷄軒頭挂弧矢白鶴靈芝神告爾卽看抱送慰商瞿何妨富貴誇翁子歌罷將雛賦遠遊側成如案覽青丘來馬重看日出處呼鷹直盡海東頭我有羊城荔枝酒故人嶺表來稱壽餅眉聊可謝世人缸面秪應飲好友經年封固爲君開莫惜臨岐盡一杯馮君鑒我區區意却寄青

州從事來

老藤如意歌

余年八十靈岩和上持天台萬年藤如意爲壽余識之曰此金華吳少君遺物也歌以記之

天台老藤作如意破瓢道人手鎗治三尺搜從虎豹羣萬年文闇蛟龍字老僧珍重如朶雲愛我不惜持贈君唾壺擊缺非吾事指顧或可麾三軍

題梅仙書舫小像二絕句

楊柳蒹葭面面垂輕舟自信野風吹殘書堆積爲長枕抽向中流讀楚詞

稻蟹吳儂計渺朕王孫持酒但流涎扁舟不屬監舟管且泊松江蟹舍邊

後觀棋六絕句爲呂小隱作

奕棋二十早知名七十於今老更成拂袖登壇盡年少爭如宿將解論兵

坐隱渾如禪定人世間象戲自爭新笑他橘裏商山叟老大猶誇睹玉塵

初果還來界水清枯碁聲閒木魚鳴衹應姑婦中宵話也是鄰牆環釧聲

挑燈畫紙已無妻棋局袈裟伴杖藜回首平津開閣

地鵝籠何處問雞棲
皓首觀棋與未闌青袍闕尹肯休官楚江巫峽多雲
雨總向珠簾一局看
爭先一角勢匆匆緑湛餘尊燭剪紅覆罷殘碁何服
竿輸贏只在紙盤中

拂水竹廊下有石城學人題壁云辛丑冬日過
此追憶二十年舊遊口占二首牧翁先生見而
和之勿令埋沒苔蘚中也感其雅意依韵遂和
他日以示茂之諸子

落落天河瀉不休眼看拂水是懸流巢居撥霧開重
幕豪筆書雲上小樓盤馬草柔筋解凍呼鷹風緊臂
知秋會須滿載如澠酒拂壁看君再紀遊
轉蕙光風正發春藤梢橘刺任他新碧桃花外看三
封白酒缸中記一塵劒動隨身成羽翼書藏複壁當
比鄰東山莫話仙源事漁父來時不是秦

梅村宮相五十生子賦浴兒歌十章

扶木新枝照海東充閭佳氣接青葱懸門弧矢從來
遠逢指天山取挂弓
繡緥長依麟角栽端門曾爲剪蒿萊故應晚育商瞿
子記取尼山抱送來

天人也自愛文章抱得麒麟到下方但與誌公摩頂
首雙瞳偏喜似瑾光
據地初生獅子兒三年哮吼五天知錦綳花褓勤將
護恰是頻申自在時
九十將雛未白頭明珠老蚌正相求蘭闈自唱河中
曲十六生兒字阿侯
龍樓賜錦尚鮮妍繡褓新綳絕可憐玉盎金盆甘露
水浴兒仍用五銖錢
月戶氷輪自宛肰一枝偷折向江天嫦娥顧兎應相
笑誰放吳剛倚樹眠李長吉詩吳剛不眠倚桂樹

綈几頻繙大雅章卷阿拜手頌朝陽未應仙果生來
晚爲養高梧待鳳凰
湯餅盤飡錦繡堆石榴盆裏摘楊梅紅菱餶餅誰爭
喫自放殘牙大嚼回
麻姑曾約過初筵笑擲丹砂助祝延八百更邀斟雉
叟老夫權許當彭籛

王玉映夫婦生日

織女黃姑嘉會同紅牆銀漢本相通共傳王母爲金
母又說丁公似木公條脫贈來猶晉代洞簫吹出並
秦宮劉剛莫訝登仙晚上樹依肰跨碧空

牧齋有學集卷十二終

牧齋有學集卷十三

東澗詩集下

放歌行爲絳趺堂主人姚文初作

闔閭城頭晝吹角比屋窮廬似幽朔長洲茂苑何處似清廟廻塘已非昨有人過話吳趨里文姚蘭錡俱頹剝石經閣已新縑緗絳趺堂又凋花蕚蠆尾法書囊禁扁烏頭表門掩懷惘他人入室主何之訣别詩成淚雙落失巢朱鳳聲慘悽避風海烏影回薄誰云蓋頭無一茅尚喜隨身有兩脚感今懷昔心悄肰白頭老客和淚眠殘書枕席唐家曆天寶元和在眼前

自從延秋啼白烏王侯第宅颺灰烟金雀銅人互凋
換青茅朱戶爭飛騫功臣甲第觚稜並權倖飛甍歌
吹連金玉兩杯讖成毀乾崗五龍圖蜿蜒韓家南莊
蒲苻茂白傳新居水竹妍親仁康崇誰得占奉誠芸
暉殊可憐雞坊小兒依僧舍津陽里老逢堯年君不
見脩羅戰敗藕絲藏帝釋表賀得勝堂千梁萬枓容
一綖七寶嚴飾咸相當目連噴火變煨燼萬千天女
空徬徨須臾升坐受懺禮妙淼廣說常無常毗閣延
殿宛如故琉璃寶地發淨光淨名老病棲繩牀諸天
布座羅成行陶輪世界手斷取衆生安住如處囊華
藏十三一小界局促何異蜂蝟房天地變化豈終極
東海那得長栽桑又不見絳趺屋烏聲唶唶爲我謂
烏且爲客餘杭好酒盛琥珀痛飲莫量油囊窄閶門
飛閣屋欲流毒霧塵風暗阡陌麻姑自識揚塵候重
過胥門蔡經宅

吳人喧傳瞿稼軒留守降靈郡城西相率詣東
皐招魂塑像迎請上任聾騃道人驚喜嗚咽放
言作絕句十二首用代里社迎神送神之曲

月斧雷車夾道開帝令巡省舊都來人間不曉天符
急歎息爭看華表迴

玉帝親頒赤伏符神官權位治姑蘇中央丹篆雲雷
護天上詞頭與世殊
靈旗晝卷畫廊新寂歷東山賭奕辰驅使八公閒草
木也應談笑埽兵塵
歌舞閭閻換歲時傳芭伐鼓漫傷悲吳兒好唱迎神
曲一局楸枰千字詩
被髮騎龍事渺肰欒公立社自年年臂鷹老手還餘
我伏臘雞豚掠社錢
廟門巫覡醉蛛絲八翼天關却傍誰要約魁星頻奏
事鴻都道士不曾知

眞誥稽神未許論伯昌位業並曹孫攝山靳尚如相
遇切莫懷沙問屈原
社鬼城神也論貲西園諧價付冥司憑君一笑如包
老死石讙譁奪印時
三年蜀血肯銷沉我所思兮在桂林却望蒼梧量淚
雨湘江何似五湖湥
日飪麒麟格鬬餘山河兩戒眇愁予蘭滄渡後無消
息且坐前潮伴子胥
魂兮篝縷刻分毫湥目蒿肩見二毛麐閣即圖詞可
繼宗臣遺像肅前朝

眞王異姓指河山簫鼓叢祠報賽閒咫尺靈飛催後
命紅雲仍押祝融班

答新安方望子投詩枉訪

繭穴雞窠正怯寒清晨剝啄響闌干采詩舊觸中原
怒和曲新緣下里讙無酒治聾心悒怏有文起躄興
蹣跚方干莫漫輕三拜老病吾愁再拜難

新安潘子倫故人景升之孫也年六十矣方望
子索詩爲壽

舊隱城西溪柳堂潘髯張戟坐胡牀每思吾谷看紅
葉頻向天都問白楊十里青樓傳麗藻百年黃海繼
詞章長筵勸酒聊題句遊射偏驚大父行

楊枝挑牙歌

象鬚剔齒搜宿風老夫寶愛裝銀筒蘭滄不渡職貢
絕欲操寸晷無由通西方楊枝利漱盥東國新裁牙
杖短俱尼楊柳都相似此物流傳屬誰管

和成社第一會詩序

定遠帥英妙結社賦詩武伯以初會詩見眎寒窓
病氣聊爇藥汁屬和勞人之歌不中玉律聊以代
邪許而已

和長至日文讌

至日羣英會草堂老人却爲閉關忙頻開緹幕看葭
動細畫爐灰紀綫長望盡日華塗北戶書殘雲物墁
東牆劇憐文酒招尋處近局雞豚自一鄉

和臘梅

本自梅同譜其如豔質成不堪馳驛使只合傍簾楹
梔貌迎妝出檀心挿鬢傾花房傳麗句偏攬白頭情

和燒香曲

下界伊蘭臭不收天公酒醒玉女愁吳剛盜斫質多
樹鸞膠鳳髓傾十洲玉山岢峩珠樹泣漢宮百和迎
仙急王母不樂下雲車劉郎猶倚小兒立異香如豆
著銅鐶曼倩偷桃爇博山老龍怒鬬披象藏香雲羅
靄籠九關籠香長者迷處所青蓮花藏失香語靈飛
去挾返魂香玉杖金箱茂陵土烟銷鵲尾佛燈紅夢
斷鐘殘鼻觀通雞林香市經遊處衫袖濃熏盡逆風

和遵王述懷感德四十韻兼示夕公

自古文章事眞能困白顚書倉湛玉府學海狀珠淵
妄許窺籬落粗能曉陌阡淺慙初學陋委信古人賢
文字期從順源流屬泝沿餘波騰綺麗大體戒琱鐫
筆墨醞元氣升沉託化權千秋衣鉢在一代瓣香專
丹漆應隨夢珠囊豈浪傳濫觴謀酌海川管學窺天

北地紆前轍弇山定晚年問津賁玉著入室仰松圓
裨販徒張耳猖披肯息肩爭言馬背腫翻笑鵠頭圓
敢射斐旻虎空蜚墨翟鳶中原方熇熇下里亦戔戔
博易如搏黍輸贏只意錢穴仍同鼠足各異夔蚿
牛角從他食雞窠且自全袞宗餘玉葉長律播朱絃
二十辭條富三千掌故駢錦舒潘岳筆花浣蜀江箋
羣從傳芳並北鄰摛藻聯朝華文絡驛春草夢連綿
老馬塗曾識鄉人酌每先別裁風雅近嗤點後生偏
莫漫輕津筏祇應老槧鉛養珠須月滿采玉候冰堅
腸胃頻反刮瑕疵必棄捐寸心千載後隻手百靈前
蚊睫開蟭語車輪覘風懸筆雲朝彩集書月夜光圓
婉孌西崑體淒清湘瑟篇嚶鳴千響叶花萼一家妍
敢謂斯文付私于老我便懷能溫昔夢吐鳳理新編
蟹舍看朝穗漁灣聽刺船風光宜掩冉花月稱嬋娟
西向三年笑南詢一指禪寒燈聊點筆小飲竟醺然

病榻消寒雜咏四十六首

癸卯冬苦上氣疾臥榻無聊時時蘸藥汁寫詩都無倫次昇平之日長安冬至後內家戚里競傳九九消寒圖取以銘詩志夢華之感焉亦名三體詩者一爲中麓體章丘李伯華少卿罷官後好爲俚

詩嘲謔雜出今所傳閒居集是也其二爲少微體
里中許老秀才好卽事卽席爲詩杯盤梨棗坐客
趙李臚列八句中李本寧敘其詩殊似其爲人其
三爲怡荆體怡荆者江村劉老莊家翁不識字衝
口哦詩供人姍笑聞有可爲撫掌者有詩一冊自
謂詩無他長但韵脚熟耳余詩上不能寄托如中
麓下亦不能絕倒如劉老揆諸李孟之間庶幾似
少微體惜無本寧描畫耳或曰三人皆准敕惡詩
何不近取佳者如歸元恭爲四體耶余輾然笑曰
有是哉弁識其語於後臘月廿八日東澗遺老戲

題

儒流什部空閒身酒戸生疎藥市親未肯掉頭抛白
髮也容折角岸烏巾國殤急鼓多新鬼廟社靈旗半
故人年老成精君莫訝天公也有辟頑民（年老成精見首楞嚴
經）

粟冽凝寒爐火增抱薪擁絮轉淩兢漆身吞炭依稀
是爛額焦頭取次能兒放空拳窻裂紙婢伸赤脚被
添氷長安九九消寒夜羆褥丹衣疊幾層

耳病雙聾眼又昏肉消分半不堪捫液湯蜚鼻醫方
苦參附充腸藥劵頻好友禱嵩求益算惡人詛岱請

牧魂兩家剝啄知誰勝憑仗蒼穹自討論
徑寸難分䏁聳形（方言云䏁聳聾也䏁音宰）方言州部比元經人
間若有治聾酒天上應無附耳星鬬蟻軍聲酣乍止
鳴蛙戰鼓怒初停一燈遙禮潮音洞梵唄從今用眼
聽
病多難訴乳山翁不但雙荷賭賽聾喑訝仲長還有
口痺愁皇甫不關風畏寒塞向專塗北負日循牆只
傍東莫謂函人徒改歲老能熏鼠豈無功（答乳山道士問疾）
稚孫仍讀魯春秋蠹簡還從屋角搜定以孤行推杜
預每於敗績喚何休縣車束馬令支捷蔽海牢山仲
父謀聊與兒曹攤故紙百年指掌話神州
嬾學初無識字憂不多肝肺戒雕鏤少知誦讀皆緣
木老解詞章盡刻舟扶養心神朝碧落招回氣母守
丹丘病瘖何敢方河渚搖筆居肰頌獨遊
直木風搖自古憂不材何意縱尋斧蚍蜉枉撼盆池
樹積羽空沉芥子舟說易累伸箕子難編書頻訪大
航頭白顛炳燭渾無暇魯酒吳羹一味休
詞場稂莠遞相仍蝕點前賢莽自矜北斗文章誰比
並南山詩句敢憑陵昔年蛟鱷猶知避今日蚍蜉恐
未勝夢裏孟郊還拊手千秋丹篆尚飛騰

聲氣無如文字親亂餘斑白向沉淪春浮精舍營堂斧春浮蕭伯玉家圖今爲葬地東壁高樓東楚薪東壁樓在德州城南盧德水爲余假館越絕新書徵宛委指山陰徐伯調秦碑古字訪河濱指朝邑李叔明嗜痂辛苦王烟客摘槧懷鉛十指皴

栢寢梧宮事儼肰富平一叟記眞延牽絲入仕陪元宰執簡排塲見古賢早歲光陰頻跋燭百年人物逝當筵舉杯欲理滄桑話兒女讙呶擁膝前余五六歲看演鳴鳳記見孫立庭袍笏登場庚戌登第富平爲太宰延接如見古人迄今又五十四年矣

硯席書生倚穉驕邯鄲一部夜呼嵩朱衣早作臚傳讖青史翻爲度曲訞炊熟黃粱新剪韭夢醒紅燭舊分蕉衛靈石椰誰鐫刻莫向東城歎市朝是夕又演邯鄲夢

紗縠禪衣君見新至尊自賀得賢臣都將柱地擎天事付與搔頭拭舌人內苑御舟思匼匝上尊淥酒賜逡巡按圖付問盧龍塞萬里山河博易頻壬午五日鵝籠公有龍舟御席之寵

鼓妖雞甿史頻書孛入杓中自埽除人訝九頭能並噉天敎一首解橫噓鐘沉禁漏紗燈杳水冽寒泉露井虛閒向四遊論近遠高空寥廓轉愁余病中擬許司成墓誌

輓簡有感

羊腸九折不堪書箭直刀橫血肉餘牢落枝窮修月

斧顯狂心癢掉雷車伶仃怖影依枝鴿吸呷呼人貫
柳魚捕貼殘骸推老病折枝摩腹夢迴初
縲絏重圍四浹旬僕僮併命付灰塵三人纆索同三
木六足鈎牽有六身伏鼠盤頭遺宿溺饑蠅攢口嘬
餘津頻年風雨雞鳴候循省顛毛荷鬼神記丁亥羈囚事
訟繫金陵憶判年乳山道士日周旋過從漫指龍門
在東縛眞愁虎穴連桃葉春流亡國恨槐花秋踏故
宮烟於今敢下新亭淚且爲交遊一惘然事具戊子秋槐集
忠驅義感國恩賒板蕩憑將赤手遮星散諸侯屯渤
海飈迴子弟走長沙神看玉璽歸新代天任銅人別

遲暮自憐長塌翼垂楊古

故家

道數昏鴉記癸未歲與羣公謀王室事
蕭疎寒雨打窓遲愕夢驚迴黯黯思箕斗每遭三尺
喙攝提猶列兩行眉抛殘短髮身方老著盡枯碁局
始知顧影有誰同此夕焚枯撥芋夜談詩
呼鷹臺畔草蒙茸扶杖登臨指斷蓬倚伏我應占北
叟興亡君莫問南公藥欄迸坼疎籬外雞柵欹斜細
雨中種罷蕪菁還失笑莫將老圃算英雄
龍嶼雞籠錯小洲秦皇纜繫剎江頭烟消貝闕常開
市風引蓬萊且放舟魚鱉星微沉後浪黿鼉梁潤駕

中流天涯地少雲多處縱步期爲汗漫遊 讀元人彝志

推篷剪燭夢悠悠舊雨依稀記昔遊南國臯盧誰劇孟北平雞酒有田疇霜前啼鳥皆朱噣月下飛烏盡白頭病樹枝顛天一握爲君吹笛上高樓 廣陵人傳研祥北信

中年招隱共丹黃栝柏猶餘翰墨香畫裏夜山秋水閣鏡中春瀑耦耕堂客來蕩槳聞朝咏僧到支笻話夕陽留却中州青簡恨堯年鶴語正悲涼 孟陽議倣中州集體倒編次前朝人書

至後京華淑景催紫宸朝散夜傳杯綠窓銀燭消寒去朱邸金盤送雪來板簇歌心遲漏轉花漂酒面逗

春迴殘燈欲話昇平樂腰鼓勾闌不盡哀

望崖人遠送孤篠粟散金輪總不應三世版圖歸脫屣千年宗鏡護傳燈聚沙塔湧幡幢影墮淚碑磨贔屭稜莫歎曾孫顛額盡大梁仍是布衣僧 讀黃魯直先忠懿王像贊有感

石語無憑響卜虛强留春夢慰蕭疎倀倀背索催年去王母傳籌報歲除耳聵却欣聽妄語眼昏猶解摸殘書莫嗟杖挽如彭老兩眼隨身且閉廬

由來造物忌安排遮莫殘生事事乖無藥堪能除老病有錢不合買癡獃未論我忝如何是且道卿言亦

自佳漫說趙州行脚事雲門猶未辦青鞵
寒爐竟日盡殘灰情緒禁持未破梅躲避病魔無復
壁逋逃文債少高臺生成窮骨難抛得自鎖愁腸且
放開慚愧西堂分衛畢旋傾齋鉢送參來小盡日靈嵒長老送參
兒童逼歲趂喧闐兵廟星壇言子阡夢裏挨肩爭爆
竹忙來餔飯看秋千氣蒸籬落辭年酒餤餥星河祭
竈烟老大荒凉餘井邑半龕殘火一翁禪
衰殘未醒若今年窮鬼揶揄病鬼纏典庫替支賖藥
券債家折筭賣書錢陸機去國三間屋伍員躬耕一

耜田歎息古人曾似我破窻風雨擁書眠
雀羅門巷隘荆薪上相傳呼訪隱淪豈敢低迴遲伏
謁卽看扶匍服匐出城闉霜風壓頂寒欺骨氷雪生
膚臥浹旬多謝台星猶照戶燒船病鬼去逡巡戲擬老杜
客至之作
高枕匡牀白日眠閉看世態轉頹肰湛河不信多爲
石賣鬼還愁少得錢鑿空去舊能雕混沌舞文新擬
案丁零睡餘偶憶柴桑集畫扇消疎仰昔賢示遵王教先
老病何當賦子虛形容休訝列仙如黃衣牒授劉中
壘瓊篋圖歸董仲舒籬桂冬榮疑月地摒梅夜落想

雲居笑他脈望空乾死絳帕蒙頭讀好書 聞定遠讀道書戲示

老大聊爲秉燭遊青春渾似在紅樓買回世上千金笑送盡平生百歲憂置客笙歌圍酒尾看場神鬼坐人頭蒲團歷歷前塵事好夢何曾逐水流 追憶庚辰冬半野堂文讌舊事

一剪金刀繡佛前褁將紅淚洒諸天三條裁製蓮花服數畝誅鋤穲稏田朝日妝鉛眉正嫵高樓點粉額猶鮮橫陳嚼蠟君能曉巳過三冬枯木禪 同下二首爲河東君入道而作

鸚鵡疎窗晝語長又教雙燕語雕梁雨交澧浦何曾濕風認巫山別有香斫却銀輪蟾寂寞搗殘玉杵兎凄凉縈烟飛絮三眠柳颺盡春來未斷腸

夜靜鐘殘換夕灰冬釭秋帳替君哀漢宮玉斧香猶在吳殿金釵葬幾迴舊曲風凄邀笛步新愁月冷拂雲堆夢魂約略歸巫峽不奈琵琶馬上催 和老杜生長明妃一首

秦淮池館御溝通長養妖嬈香界中十指琴心傳漏月千行珮響從翔風柳矜青眼舒隋苑桃惜紅顏墜漢宮垂老師師度湘水縷衣檀板未爲窮 和劉平山師師垂老絕句

編蒲曾記昔因緣蒲室蒲菴一樣便寬比鵝籠能縮地溫如蠶室省裝綿燈明龍蟄含珠睡風煖雞栖伏卵眠針孔藕絲渾未定於今眞學鳥窠禪新製蒲龕成

信筆塗鴉字不齊叢殘篇什少詩題心情癢癢如中酒手腕騰騰欲降乩搜索句窮翻壁纛喔咿吟苦伴鄰雞才華自分龍褒並未敢囊詩付小奚

落木蕭蕭吹竹風紙窻木榻與君同白頭聾瞶無三老青鬢鬚眉似一翁行樂每於參禮後安禪只在墓田中永明百卷丹鉛約少待春燈爛熳紅懷落木菴主

丈室挑燈餞歲除披衣步屧有相於詩銓麗藻金壺墨謂編文唐詩史覆神逵玉洞書余將訂武安王集窮以文章爲苑囿老將知契託蟲魚無終路阻重華遠自合南村訂卜居除夜定遠夕公遵王見過

繙經點勘判年工頭白書生硯削同豈有鈞淡能模象却愁攻苦類雕蟲牢籠世界蓮花裏磨耗生涯貝葉中歲酒酌殘兒女鬧鐙椎聲殷一燈紅

滿堂歡笑解寒冰紅燭青煙煖氣凝婦子報開新凍飲兒童催放隔年燈舊朝左个憑宵夢蚤拜東皇戒夙興銀牓南山煩遠祝長筵朋酒爲君增歸玄恭送春聯云居東海之濱如南山之壽

新年八十又加三老耄於今始覺憨入眼歡娱應拾取隨身煩惱好辭擔山催柳緑先含翠水待桃紅欲放藍看取護花旛旋動東風數上日到江潭 元日二首

排日春光不暫停憑將笑口破沉㝠苔邊鶴跡尋孤衲花底鶯歌拉小伶天曳酒旗招緑酹星中參宿試紅燈條風未到先開凍閉殺凌人問斬氷

牧齋有學集卷十三終

牧齋有學集卷十四

序

列朝詩集序

毛子子晉刻列朝詩集成予撫之愾然而歎毛子問曰夫子何歎予曰有歎乎予之歎蓋歎孟陽也曰夫子何歎乎孟陽也曰録詩何始乎自孟陽之讀中州集始也孟陽之言曰元氏之集詩也以詩繫人以人繫傳中州之詩亦金源之史也吾將倣而爲之吾以採詩子以庀史不亦可乎山居多暇譔次國朝詩集幾三十家未幾罷去此天啓初年事也越二十餘年

而丁陽九之難海宇板蕩載籍放失瀕死訟繫復有事於斯集托始於丙戌徹簡於己丑乃以其間論次昭代之文章蒐討朝家之史集州次部居發凡起例頭白汗青庶幾有日庚寅陽月融風爲災揷架盈箱蕩爲煨燼此集先付殺青幸免於秦火漢灰之餘於乎怖矣追惟始事宛如積刦奇文共賞疑義相析哲人其萎流風迢然惜孟陽之草創斯集而不能丹鉛甲乙奮筆以潰於成也翟泉鵝出天津鵑啼海錄谷音咎徵先告恨余之不前死從孟陽於九京而猥以殘魂餘氣應野史亭之遺懺也哭泣之不可歎於何有故曰予之歎歎孟陽也曰元氏之集自甲迄癸今止於丁者何居曰癸歸也於卦爲歸藏時爲冬令月在癸曰極丁丁北成實也歲曰彊圉萬物盛於丙成於丁茂於戊於時爲　四十強盛之時也金鏡未墜珠囊重理鴻朗莊嚴富有日新天地之心聲文之運也然則何以言集而不言選曰備典故採風謠汰冗長訪幽仄鋪陳明朝發揮才調愚竊有志焉討論風雅別裁僞體有孟陽之緒言在非吾所敢任也請以俟世之作者孟陽名嘉燧新安程氏僑居嘉定其

詩錄丁集

汲古閣毛氏新刻十七史序

崇禎庚辰之歲毛氏重鐫十三經余爲其序越十有七年歲在丙申十七史告成子晉復請余序客有問於余曰汲古之刻先經而後史何也余曰經猶權也史則衡之有輕重也經猶度也史則尺之有長短也古者六經之學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聖賢之微言大義綱舉目張肌劈理解權衡尺度鑿鑿乎指定於胸中肰後出而從事於史三才之高下百世之往復分齊其輕重長短取裁於吾之權度累黍杪忽無不宜而後可以明體適用爲通天地人之大儒有人曰我知輕重我明長短問之以權度茫如也此無目而評目不通經而學史之過也有人曰我知權我知度問之以輕重長短亦茫如也此執籥而爲日不通史而執經之過也經不通史史不通經誤用其偏詖蒐瑣之學術足以殺天下是以古人愼之經經緯史州次部居如農有畔如布有幅此治世之菽粟亦救世之藥石也客曰編年紀傳史家兩行今何獨取乎記傳曰左氏之書先經始事後經終義經也非史也司馬氏以命世之才曠代之識高視千載刱立史記本紀年表祖春秋之凡例六書世家列傳變國風之條

目班氏父子因之用炎漢一代之彝典整齊其文而後史家之體要炳如日星考祖禰於史局聖作明述二氏其庶矣乎竊謂有事於史者以紀傳踵班馬則順祀也其執彝以春秋躋左孔則逆祀也其名汰學者於涑水新安奉爲丹書獨反脣於河汾之元經則目睫之論也今自太史公書迄於五代次第排纘比諸冊府羽陵藏室師春汲郡之遺文則姑舍焉金匱石室代有掌故汗青頭白知所適從後有君子可以定百世之史也客曰鈎玄舉要自宋以來亦多家矣何取乎全史也曰史者天地之淵府運數之勾股君臣之元龜內外之彊索道理之窟宅智譎之伏藏人才之藪澤文章之苑囿以神州函夏爲碁局史爲其方善讀史者如匠石之落材如海師之探寶其可以磔肘而量畫地而取乎東萊之詳節瑣而不要毘陵之左編博而不詳自是以下無譏焉代各一史史各一局橫豎以羅之參伍以考之如登高臺以臨雲物如上巢車以撫戰塵於是乎耳目登皇心胸開拓頑者使矜弱者使勇怯者使通愚者使慧寡者使博需者使決僑者使沈肰後乃知夫割剝全史方隅自命者未有不望崖而返向若而歎者也善奕者取全

局善讀者取全書此古人讀史之法亦古人之學範也客曰史自東漢以降靡矣不擇而取之者何也曰太史公之才秦漢以來一人而已矣世所傳百家評林上下五百年才人文士鉤索字句不能彷彿其形似今遽欲伸紙奮筆儼然抗行因以蹂踐曄壽諸人諸不足供其跡此所謂非愚則誣也漢晉邈矣詳縟則宋剪裁則南北典趣則五代繩尺纍葉猶可以追配古人捨是而遠引焉如夸父之逐日不至而立槁焉斯已矣太史公稱君子必曰好學深思世有好學深思之君子必不敢易視太史公之史以爲可學必不敢薄視公以後之史而以爲不足學三折肱知爲良醫而喟然三歎也客憮然避席曰如夫子之言是役也功於史學偉矣毛子有事經史正乙夜細旃稽古右文之日崇山示夢龍光全書大横古兆之初神者告之矣或均之典冊封灰已燃鴻都之石經珠囊重理聖有謨訓文不在茲東壁圖書光昱昱射南斗此非其祥乎余曰唯唯遂并序問答之辭書之簡首

建文年譜序

謙益往待罪史局三十餘年網羅編摩罔敢失墜獨

於遜國時事傷心扪淚紬書染翰促數閣筆其故有三一則曰實錄無徵也二則曰傳聞異辭也三則曰僞史雜出也舊園蠶室盡付灰刦頭白汗青杳如昔夢唯是文皇帝之心事與讓皇帝之至德三百年臣子未有能揄揚萬一者迄今不言草亡木卒祖宗功德泯滅于余一人之手魂魄私憾寧有窮乎何言乎文皇帝之心事也壬午以還天位大定文皇帝苟有分毫利天下之心國難方新遺種未殄必翦滅此而後即安張天網以籠之頓八紘以掩之閉口捕舌遁將何所以文皇帝之神聖明知孺子之不焚也明知

亡人之在外也明知其朝於黔而夕於楚也胡濙之訪張邋遢捨人而求諸仙迂其詞以寬之也鄭和之下西洋捨近而求諸遠廣其塗以安之也藥燈之詛呪薙染之藉手彼髡之罪百倍方黃以榮國榻前一語改參彝而典僧錄其釋肰於溥洽昭於中外者所以慰藉少帝之心而畀之以終老也文皇帝之心高帝知之興帝知之天地鬼神知之三百年之臣子安處華夏服事其聖子神孫尚論其心事則懵如也日月常鮮琬琰如積而文皇帝之心事晦昧終古此則可爲痛哭者也何言乎讓皇帝之至德也金川之師

禍濱喋血讓皇帝苟有分毫不忘天下之心憑仗祖德依倚民懷散亡可以收合蠻夷可以扇動衛世子之焚臺衛太子之詣闕誰能非之誰能甚之讓皇帝明知大命之不可干也明知大位之不可再也明知本支百世之不可傾動也以神州赤縣爲孤竹之封以休髮壞衣爲採藥之遁耄遜遐荒自比退耕於野頭陀乞食豈曰餬口四方由是而內治外攘踰沙軼漠高皇帝之基業安祖之統緒安三百年之天地人鬼罔不大安寧非讓皇帝之所詒乎讓皇帝之至德媲諸泰伯其難易尤相倍而三百年之臣子不能言

言之不盡矣而其所以不能知不盡言者輪囷苞塞終不能泯滅於斯人斯世於是乎憤盈交作新舊錯互實錄廢則取徵草野之書傳聞異則占決父老之口梵宮之轉藏教坊之冊籍旅店市傭之留題斷句無不採集無不詮表亦足以闡幽潛勸忠孝矣而斯人之心不但已也於是乎四十餘年出亡之遺跡易代巳後歸骨之故事問影訪求鑿空排纘亡是司契子虛削牘訊筮與于巫陽聽行籌于王母公羊指定哀之疑陸賈懼丹靑之惑固將軌夢以爲實又且巡故而造新曰夫巳氏一妄男子乘是以賈弄筆舌鋪

張祖先若吳下流傳諸錄其譌僞歷然著明而舉世不盡知也有其知之則又曰西方之山隰猶思美人蜀地之禽鳥豈眞望帝信固當傳疑亦可恤過而存之不忍廢也于是東萊之君子趙君士喆者作爲建文年譜年經月緯事比詞屬會粹諸家記錄而整齊其文章以宿老如謙益固亦當援据史乘抗詞駁正讀未終卷淚流臆而涕漬紙欷歔煩酲不能解免夫然後知讓皇帝之至德沁入人心者如此其深且厚而趙君之爲斯譜本天咫述民彝備國故搜遺忠當滄海貿易禾黍顧瞻之後欲以殘編故紙慭遺三百年未死之人心是豈欲與世之君子擅陽秋矜袞鉞爭名於竹帛哉其亦可感而思已矣謙益衰殘耄熟不敢復抵掌史事趙君之弟刺史公言念舊史俾爲其序螢乾蠹老口噤筆禿伸寫其狂瞽之言識於首簡亦聊以發觀者之一慨而已矣

啓禎野乘序

嗚呼史家之難其莫難於眞僞之辨乎史家之取徵者有三國史也家史也野史也於斯三者考覈眞僞鑿鑿如金石然後可以據事跡定褒貶而今則何如也自絲綸之簿左右史之記起居召對之籍化爲煨

燼學士大夫各以已意爲記注凭几之言可以增損造滕之語可以竄易死君亡父牖天誷人而國史僞自史館之實錄太常之謚議琬琰獻徵之記載委諸草莽世臣子弟各以私家爲掌故執簡之辭不必登汗青裂麻之奏不必聞朝著飛頭借面欺生誣死而家史僞自貞元之朝士天寶之父老桑海之遺氏一一皆洮淪竄伏委巷道路各以胸臆爲信史于是國故亂于朱紫俗語流爲丹青循螗蛄以尋聲傭水母以寄目黨枯仇朽雜出于市朝求金索米公行其剽刲才華之士不自貴重高文大篇可以數縑邀取潟名偉伐可以一辭博易而野史僞韓退之論史官善惡隨人憎愛附黨巧造語言鑿空構立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傳記傳萬世乎謂余不信則又以人禍天刑懼之曰若無鬼神豈可不自心慚愧若有鬼神將不福人痛哉斯言正爲今日載筆之良規代斲之炯鑒也梁谿鄒流綺氏名家俊民銜華佩實恥國史之淪墜慨肰引爲已任先後纂述有成編矣而又不自滿假以余爲守藏舊老不擇其矇瞽而問道焉余敢以兩言進一則曰博求二則曰虛已夫子作春秋使子夏行求十有四國寶書此博求也其定禮也一

曰吾聞諸老聃再曰吾聞諸老聃此虛已也太史公於國語世本虞卿陸賈之書無不攬採敘荆軻留侯事徵諸侍醫徵諸畫工亦此志也具是二者又取退之人禍天刑之懼為之元龜師保於史也其庶矣乎鄒子摳衣歛筆自命野乘未敢掉鞅超乘馳騁上下于遷固曄壽之間實斯言也吾有望矣往予領史局漳浦石齋先生過予揚搉輙移日分夜就義之日從容語其友曰虞山尚在國史猶未死也劫火之後歸老空門每思亡友墜言抱幽冥負人之痛鄒子漳浦之高弟卒能網羅纂集以繼其師之志漳浦雲車風馬在帝左右監觀陰隲故知恒在于斯鄒子尚勉之哉嗚呼鄒子尚慎之哉

玉劒尊聞序

史學之失未有如今日者也吾嘗為之說曰難言史天下無史矣易言史天下亦無史矣夫謂難言史而無史者何也祖功宗德日月不刊國憲家猷琬琰斯在周官之六典如故公羊之三世非遐不于此時考求掌故網羅放失備漢三史作唐一經將使禹跡夏鼎弗克配天文謨武烈于焉墜地惟我昭代文不在茲豈蜀史之無官抑籍氏之志祖故曰難言史則無

史也謂易言史而無史者何也史記遠稽世本通鑑先纂長編張衡合三史之枝條陸機定晉書之限斷莫不遠述典章近刊蕪穢今以匹夫庶士徒手奮筆典籍漫漶凡例踳駁定哀之微詞正建武之新載無徵此一難也編年之有左氏也紀傳之有班馬也其文則史其義則經三國之簡質班之末子也五代之條暢馬之耳孫也今一旦祧班墠范昭左而穆馬東觀已後彙諸席薦足以步目言以足志雖師契而匠心恐代斲而傷指又一難也故曰易言史則亦無史也眞定梁愼可先生規摹臨川王氏說撰玉劒尊

聞一編余讀而歎焉愼可少負淵敏博學强記悉應奉之五行識安世之三篋其才與學可以史世食舊德胚胎前光漢世稱公卿子孫諳曉臺閣故事者於當世無兩其家世可以史少游高邑之門壯入承明之署曆昌已來九變復貫南北部之壇墠大小東之章牒絲綸之簿籍邊陲之圖志莫不藏諸腹笥得之口論其閱歷可以史滄桑貿遷陸沉郎署塡膺薄胸裂吻蹙鼻蹐蹢四顧吮毫閣筆退而採集斯編臚陳瑣碎踵附臨川之後塵其可以史而不史者良于國史難易之故精而求之熟而審之未敢以嘗試而漫

爲也余少讀世說嘗竊論曰臨川王史家之巧人也變遷固之史法而爲之者也臨川善師遷固者也變史家爲說家其洊奇愼可善師臨川者也寓史家於說家其洊正世之君子有志國史者師愼可之意而善用之無憚築舍無輕奏刀子玄有汗青之期而伯喈無髡鉗之歎豈不幸哉余懼世之讀斯編者不深維史家難易之故而徒取其長語瑣事供談諧代鼓吹猥與語林說郛之流同部類而施易之也爲論著之如此

顏子疏解敘

明之初興吳郡儒者徐達左良夫輯顏曾四子書羽翼論孟垂三百年嘉興高陽庭堅獨取顏子書爲之刪定疏解粲然可觀而顏子之書遂大顯于世余爲敘之曰吾夫子贊易刪詩書修春秋因仍舊典未嘗自爲書孔子之弟子皆無書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此孔子之家法也仲尼卒而微言絕七十子之徒沒而大義乖莊列虛無之學陰陽名法談天非馬之流各以其宏辭雄辨馳于斯世孟子懸斯道之蕪廢不得巳而爲書以矯之然而遯世勿用之義亦少微矣若

顏氏則眞得孔氏之家法者也山庭繞斗端門授書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孔子居見龍之位則顏子居其潛天命之矣夫如是則何敢有書步亦步趨亦趨夙興夜寐若孔之卓見其進而未見其止則何暇有書不違仁者三月也不違如愚者終身也忘仁義忘禮樂而至于坐忘也端而虛勉而一夫子猶以爲未可也惟道集虛惟夫子㾾心而用形此顏氏子之好學也夫又何事于書肰則徐氏高氏之于顏子也不厚誣顏子哉曰非肰也輓近世之學者以俗學相尚以邪學相蓋有人于此輯先儒之墜言理遺書之朽蠹倣隆古之衣冠而學其聲咳是亦行古之道也顏子邈矣因顏子之書而深惟其所以不爲書之旨意考潛見之德正述作之義洙泗之微言大義可以不遠也漢高誘注短長淮南宋高似孫輯七略咸爲博雅之宗今庭堅氏注顏子立專門之學高氏於儒林世有人矣哉

藝林彙考序

類書之作昉于六朝盛于唐而氾濫于宋已後迄于今盈箱溢杼連艫架屋左史不能知其讀侍中不能奏其略承學之徒耳目瞀亂迴遑岐路而莫知所適

人多忘歸心空門多聞習氣現行暫伏禪誦餘暇游獵斯文屠門大嚼實且快意昔人呼書爲黃妳以爲老人嗜書如稚子之須妳乃可以養生而却老也吾將以此書爲黃妳安知不若張蒼之無齒食乳而不死乎故曰便于蒙叟者一吾聞人世載籍皆藏弆天宮七佛之遺書每同篆籀祇桓之圖經裒逾累百既已委命于彼聊復津寄于此忉利有雜林之苑諸天入此則上妙欲塵雜類俱至此書卽吾之雜林也取彼欲塵助我禪悅故曰便于蒙叟者二沈子曰有是哉吾未之前聞也道在粃稗隸業及之吾徒以爲廣文之菩薩香山之白樸也先生則命之矣請書之以爲序

內閣小識序

內閣之建置定制于永樂而崇重于洪宣之間其不立宰相也遵皇祖之典訓而其用詞人入直以五品官參預票擬則倣唐宋之制而參用之已而掌握機務參列公孤無宰相之名而有其魁柄詞臣由此益重先輩有遷禮侍者謝賀客曰吾今日出爲有司矣厥後規制小變枚卜閣員多用部銜推轂而經筵纂修記注應制之事耑屬翰林號文學侍從之臣他曹

莫敢望焉翰林于內閣不稱屬屬吏則房中書凡經筵纂脩諸務咸有職司而典簿爲之長每朝罷諸閣部堂坊局史官以次爲一班中書綴史官後亦一班官雖冗長其自視他曹有凡仙之隔焉蓋國家二百餘年備員禁近雖立淸班所以深嚴政地優崇館閣其深意如此喪亂以後刦火焚如內閣掌故與西淸東觀咸歸天上眞定梁愼可先生伏而歎曰噫余起家史館敢忘其本網羅放失勾稽瑣碎撰內閣小識十卷先題名次書目後典儀閣中故事犁然具在其載筆可謂勤而用意可謂遠矣頃者史乘闕遺奸僞錯出諞言壬人人自爲史錢奴織兒家自爲史平臺便殿之淸問可以增損左右史之記注可以竄易伏蒲之諫諍裂麻之痛哭可以取次裝點欺傷亡歿謾讕鬼神嚮令螭頭柱下職思其居陳編故牘不盡漫滅雖有黎丘之鬼恫思之叢亦將柱口閣筆安敢昌披若是昔者劉子駿就上林令虞淵得羣臣所上草木二千餘種爲鄰人求借遺棄以爲恨今朝家十七年掌故非如上林之瑣屑也而世之就上林令訪問憶列其遺棄如子駿者罕有聞焉僞史安得不公行而野史安得不滋謏乎愼可名臣子孫如漢之黃瓊

習知臺閣故事故其所撰集如此余故曰其載筆勤而用意遠也愼可銘其書曰小識取不賢者識其小也獨不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乎杞宋無徵舍魯何適愼可爲之小孰能爲之大余老史官也頭白汗青執簡之歎姑爲之論次以復于愼可

瑯環類纂序

少司成朱滄起先生以終賈之年蜚聲史館名高媒忌忤觸網羅歸隱汾水之陽自老于縑緗油素之間著書一百三十餘卷名曰瑯環類纂而馳書屬余序余惟古今類纂之書適有二門一曰詞章家唐歐陽氏虞氏白氏之書是也一曰典制家唐杜氏宋鄭氏馬氏之書是也古之作者學有根柢詞無枝葉載庶部分訂正羣彙如耕之有畔如織之有幅疆理南東經緯橫直畫然而不可紊也去古日遠九經三史之學基之以捃摭之以裨販蓋之以剽奪汩沒洄淵久而滋甚語有之多所見少所怪見槖駞知馬腫背今之腴聞駕說者自其多生薰習以迨于童習白紛繆種痼疾癥結于膏肓藏府各仍其師說以爲固然其將使誰正之滄起高才盛年窮愁著書觀其橫經藉史發凡起例提要鉤玄則本諸昌黎刻破褰稂則

倣諸弘農上窺結繩下窮掌故詞章典制兩家會粹一門而不以作者自居退而比于廣文之薈蕞香山之白樸居今之世糞除俗學導九流之津涉開六藝之鈐鍵微滄起吾誰與歸萬曆中文太青崛起關隴創明河汾之教滄起少從太青游得枕膝之傳閔其師說不大昌于世假手斯文立圭樹表記闕西而望河曲有遐心焉太青往畀余以西極之書送余渡江舟拜相屬今滄起爲桓譚暮見見此忻欣有喜遂連及之以爲序不獨慰吾亡友亦使後之儒者知有以自信無慮後世無子雲也

鏡古篇序

蘭谿祝太守茹穹負不世之才海內事數著可了遇異人讀異書隱於藥肆以出寸七度世博通經史著書滿架獨固重其鏡古篇者自天文地理以迄異聞鳌爲十門蓋鄭廣文薈蕞段柯古雜俎之流本天咫象物宜搜神逵穿理窟今之儒者莫能竟其說也祝子告余曰儒之與仙其道一也儒不通仙螢乾蠹死腐儒也仙不通儒龜息鳥伸頑仙也古者通天地人曰儒又曰列仙之儒某之爲此書也儒與仙之間有志焉有辨焉李筌之授陰符也有將略作太白陰符

有相業著中台志强兵戰勝殺機反覆奉苦縣隹兵之戒憚而弗敢學也陶隱居之作眞誥也甄神授以宗淨明列仙皆以勸忠孝指示符命受禪勸進傷銅仙辭漢之辭薄而不敢效也李肇稱茗溪子元和之異人也論入虎變化有推遷之變化有陶蒸之變化有耗亂之變化四指者天虎也五指者人虎也唯有道者窮焉仁而爲暴聖而爲狂雌爲雄人爲虵爲虎生化而後氣化氣化而後形化唯佛眼知之非吾所逮及也無已其孫思邈乎思邈論醫也以謂陽用其精陰用其形人身與天地皆有危疹有蒸否有疣贅有癰疽有焦枯喘乏之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鍼劑聖人和之以道德輔之以政事某之所聞於先儒所授以異人者約略如是旁引曲喻撰爲斯篇微言倍之寓言蓰之拾陰符圖讖之學歸正一不二之門將用斯篇爲嚆引敢取衷於夫子余告之曰余亦誦思邈之言矣膽欲大心欲小智欲圓行欲方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不爲利回不爲義疚行之方也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有宋大儒談性命論格致未有若斯之精要也今吾子權音跌宕宏中肆外可謂大且圓矣以

古爲像以心爲鏡遡朕亘覽俯朕自下其進於心小行方也孰禦焉吾向者無以相子而乃今乃知其師思邈也余學佛之人也棄世間文字久矣于子之書有動焉六朝人呼書爲黃妳張丞相年百餘歲無齒飲乳張丞相以妳爲乳亦願以書爲乳子固將飲我刀圭而先之以乳余之所得於子者不亦多乎

牧齋有學集卷十四終

牧齋有學集卷十五

序

吳江朱氏杜詩輯注序

余箋解杜詩興起於盧德水商榷于程孟陽已而學子何士龍馮巳蒼族子夕公遞代讎勘簏有成編猶多闕佚老歸空門不復省視吳江朱子長孺館於荒村出所撰輯注相質余喜其發凡起例小異大同敉簏蠹紙悉索舉似長孺櫽括詮次都爲一集書成謂余宜爲序自昔箋注之陋莫甚于杜詩僞注假事如鬼馮人剽義竄辭如蟲食木而又連綴歲月剝割字

句支離覆逆交跖旁午如鄭卬黃鶴蔡夢弼之流向有條例破孱亦趣舉一二而已今人視宋學益落智益龐影明隙見熏染於嚴儀劉會孟之邪論其病屢傳而滋甚人各仞其所解以爲杜詩而杜詩之眞面目盤回于洄淵漩澓不能自出間嘗與長孺論之勃律天西來玉河昆堅碧盌近來多記事之什也以西域記徵之象人馬寶之主分一閻浮提爲四界西方寶主之疆域是兩言如分封堠也身許雙峰寺門求七祖禪歸心之頌也以傳燈書覈之能秀會寂之門爭一屆駒衣如敵國二宗衣鉢之源流是兩言如按譜系也昔人謂不行萬里途不讀萬卷書不能讀杜詩吾謂少陵胸次殆不止如此今欲以挪子之方寸針孔之兩眸雕鏤穿穴橫鉤豎貫曰杜詩之解在是不爲陷井之蛙所竊笑乎長孺聞之放筆而歎蓬蓬肰如有所得也其刊定是編也齊心袚身端思勉擇訂正字如數契齒援一義如徵丹書寧質無夸寧拘無偭寧食雞跖無啖龍脯寧守兎園之冊無學邯鄲之步斤斤焉取裁于騐之逸邏之善罔敢越軼近代攻杜者見解未憖又從而敎責之章比字櫛儼肰師資長孺蹙頞曰不知羣兒愚那用故榜傷鶴齡雖罔

陋忍使百世而下謂有明末學尚有師心放膽犯蚍蜉撼樹之誚如斯人者乎肰則長孺之用心良亦苦矣范致能與陸務觀論注蘇詩務觀以爲難枚舉數條以告致能曰如此則誠難矣厥後吳興施宿武子注成務觀遂舉斯言以爲序余讀渭南之書竊聞注詩之難諄復以告學者老而失學不敢忘也長孺湥知注詩之難者也因其請序重舉以告之并以諗于後之君子

草堂詩箋元本序

余爲讀杜箋應盧德水之請也孟陽曰何不遂及其全于是取僞註之紕繆舊註之雜駁者痛加繩削文句字義間有詮釋藏諸篋笥用備遺忘而已吳江朱長孺苦學强記冥搜有年請爲余摭遺決滯補其未逮余忻肰與元本界之長孺力任不疑再三削稿余定其名曰朱氏補註與陸務觀註詩誠難之語以爲之序而并及天西采玉門求七祖二條以道吾所以不敢輕言註杜之意今年長孺以定本見眎亟請鋟梓仍以椎輪歸功于余余蹵肰不敢當爲避席者久之蓋註杜之難不但如務觀所云也今人註書動云吾効李善之註文選如頭陀寺碑一篇三藏十二部

如瓶瀉水今人餖飣拾收曾足當九牛一毛乎顏子推言觀天下書未遍不得妄下雌黃何況註詩何況註杜今體詩之稱律取其律呂鏗鏘首尾繁會今摘每句相承二字限隔平仄命之曰粘盧家少婦之章高棅硬改末二句差排作律老去漸于詩律細杜老有不知即太白右丞亦當同科結罪矣杜詩自樊晃小集出于亡逸之餘初無次第秦中蜀地約略排纘有識者聊可見其爲時之早晚才力之壯老今師魯訾黃鶴之故智鉤稽年月穿穴瑣碎必盡改樊吳之舊而後已鼷鼠之食牛角也其嚙愈專其入愈深其窮而無所出也滋甚此亦魯訾輩之善喻也余既不敢居註杜之名而又不欲重拂長孺之意老歸空門撥棄世間文字何獨于此書護前鞭後顧視而不舍脫長孺心力專勤經營慘淡令其久錮不傳必將有精芒光怪下六丁而干南斗者則莫聽其流布而余爲馮軾寓目之人不亦可乎族孫遵王謀取同人曰艸堂箋注元本具在若玄元皇帝廟洗兵馬秋興諸將諸箋鑿開鴻濛手洗日月當大書特書昭揭萬世而今珠沉玉錮晦昧于行墨之中惜也盍舊注以正年譜倣地理姓氏訂譌斥僞皆吾夫子獨力創始而

今不復知出于誰手植也句字釋詮落落星布取雅
去俗推腐致新其存者可咀其闕者可思若夫類書
讕語掇拾補綴吹花巳萎嚌飯不甘雖多亦奚以爲
今取箋注原本孤行于世以稱塞學士大夫之望其
有能補者則聽客之所爲道可兩行羅取衆目瑜則
相脊累無相及庶不失讀杜之初指而亦吾黨小子
之所有事也余曰有是哉平原有言離之則雙美合
之則兩傷此千古通人之論也姑狥諸子之請而重
爲之序以申道余終不敢注杜之意

注李義山詩集序

石林長老源公禪誦餘晷博涉外典苦愛李義山詩
以其使事奥博屬辭瑰譎捃摭羣藉疏通詮釋吾家
夕公又通攷新舊書尚論時事推見其作爲之指意
累年削藁出以眎余余問之曰公之論詩何獨取乎
義山也公曰義山之詩宋初爲詞館所宗優人內燕
至有撏撦商隱之謔元季作者懲西江學杜之弊往
迻躋義山祧少陵流風迨國初未變肰詩人之論少
陵以謂忠君報國一飯不忘兎園村夫子皆能嗟咨
吟咀而義山徒以其綺靡香豔極玉臺香奩之致而
巳吾以爲論義山之世有唐之國勢視玄肅時滋削

涓人擅命人主贅旒視朝恩元振滋甚義山流浪書記游受排笮乙卯之事忠憤抑塞至于結怨洪鑪託言晉石則其非詭薄無行放利偷合之徒亦已明矣少陵當雜種作逆藩鎮不庭疾聲怒號如人之疾病而呼天呼父母也其志直其詞危義山當南北水火中外箝結若喑而欲言也若魘而求寤也不得不紆曲其指誕謾其辭婉孌託寄讔謎連比此亦風人之遐思小雅之寄位也吾以爲義山之詩推原其志義可以鼓吹少陵其爲人激昂奡兀劉司戶杜司勳之流亞而無庸以浪子嵬譎此吾與夕公疏箋之意願

受成於夫子者也余曰是則肰矣義山無題諸什春女讀之而哀秋士讀之而悲公眞淸淨僧何取乎爾也公曰佛言衆生爲有情此世界情世界也欲火不燒然則不乾愛流不飄鼓則不息詩至于義山慧極而流思深而蕩流旋蕩復塵影落謝則情瀾障而欲薪燼矣春蠶到死蠟燭灰乾香銷夢斷霜降水涸斯亦篋蛇樹猴之善喻也且夫螢火暮鴉隋宮水調之餘悲也牽牛駐馬天寶淋鈴之流恨也籌筆儲胥感關張之無命昭陵石馬悼郭李之不作富貴空花英雄陽燄由是可以影事山河長挹三界疑神奏苦集

之音阿徒證那含之果寧公稱杼山能以詩句牽勸令入佛智吾又何擇于義山乎余往嘗箋注杜詩于義山則未遑今方繙閱首楞抛棄世間文句源公來索序愧未有以應也爲次其言以復之

朱長孺箋註李義山詩序

往吾友石林源師好義山詩窮老盡氣註釋不少休乙酉歲朱子長孺訂補于杜詩箋輟簡將有事于義山余取源師遺本以畀長孺長孺先有成藁歸而錯綜讎勘綴集异聞敷陳隱滯取源師註擇其善者爲之剟其瑕纇搴其蕭稂更數歲而告成于是義山一家之書粲肰矣長孺既自爲其序復以屬余余往爲源師撰序推明義山之詩忠憤挫鬱鼓吹少陵以爲風人之博徒小雅之寄位其爲人詭激歷落偃塞排笮不應以浪子嗤點大略如長孺所云又謂其綺靡穠艷傷春悲秋至于春蠶到死蠟燭成灰深情罕譬可以涸愛河而乾欲火此蓋爲源師言之而其援據則有未盡者義山贊佛一偈馳譽禪林晚從事河東梓潼幕師事悟達國師知玄以目疾遂禮禪宫明旦得天眼偈讀終疾愈臥病語僧錄僧徹誓願多生削染爲玄弟子鳳翔寫玄眞義山執拂侍立集中別智

亙滄師詩云東西南北皆垂淚却是楊朱眞本師智亙卽知亙故云本師也又有寄安國大師知亙與弟子僧徹皆住上都大安國寺號安國大師亙歸老九隴舊山義山罷歸鄭州故其臥病與僧徹語云云又寄書偶與亙決別唐書載義山終于鄭州其蹤跡亦略可攷見源師註指國爲亙秘塔端甫滄師此失攷也少陵云余亦師粲可又云身許雙峰寺謝康樂言學道必須慧業未有具慧業而不通于禪者靈山拂席滄海求珠豈可與香奩金縷裁雲鏤月之流比類而訶之哉書此貽長孺聊以補前序之闕又竊念吾遠祖思公與楊大年諸公倣義山詩刱西崑體余爲耳孫老耄多忘玉臺風流邈肰異代徒假手于長孺以終源師殺青之託此則爲之口沫手胝撫卷而三歎者也

唐詩英華序

吳江顧子茂倫總萃唐人之詩揚搉論次擇其眞賞者命之曰唐詩英華先出七言今體鏤版行世屬余序之世之論唐詩者必曰初盛中晩老師竪儒遞相傳述探厥所由蓋創于宋季之嚴儀而成于國初之高棅承譌踵謬三百年于此矣夫所謂初盛中晩者

論其世也論其人也以人論世張燕公曲江世所稱初唐宗匠也燕公自岳州以後詩章悽惋似得江山之助則燕公亦初亦盛曲江自荆州已後同調諷詠尤多暮年之作則曲江亦初亦盛以燕公系初唐也遡岳陽唱和之作則孟浩肰應亦盛亦初以王右丞系盛唐也訓春夜竹亭之贈同左掖梨花之詠則錢起皇甫冉應亦中亦盛一人之身更歷二時詩以人次耶抑人以時降耶世之薦樽盛唐開元天寶而已自時厥後皆自鄶無譏者也誠如是則蘇李枚乘之後不應復有建安有黃初正始之後不應復有太康

有元嘉開元天寶已往斯世無煙雲風月而斯人無性情同歸于墨穴木偶而後可也嚴氏以禪喻詩無知妄論謂漢魏盛唐爲第一義大曆爲小乘禪晚唐爲聲聞辟支果不知聲聞辟支卽小乘也謂學漢魏盛唐爲臨濟宗大曆以下爲曹洞宗不知臨濟曹洞初無勝劣也其似是而非誤入箴芒者莫甚于妙悟之一言彼所取于盛唐者何也不落議論不涉道理不事發露指陳所謂玲瓏透徹之悟也三百篇詩之祖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我不敢效我友自逸非議論乎昊天曰明及爾出王無肰歆

羨無肰畔援誕先登于岸非道理乎胡不遄死投畀有北非發露乎赫赫宗周褒姒滅之非指陳乎今仞其一知半見指爲妙悟如熠熒光如觀隙日以爲詩之妙解盡在是學者沿途覓跡搖手側目吹求形影摘抉字句曰此第一第二義也曰此大乘小乘也曰是將變而爲中爲晚盛唐之牛跡兔徑佹乎其唯恐折而入也目翳者別見空華熱病者旁指鬼物嚴氏之論詩亦其翳熱之病耳而其症傳染于後世舉目皆嚴氏之靑也發言皆嚴氏之譫也而互相標表期以藥天下之詩病豈不愼哉茂倫之撰是集也胥初盛中晚之詩臚而陳之不立阡陌不樹籬棘異曲同工分曹迤奏沈休文之言曰飈流所始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體勢相絕江文通之言曰蛾眉詎同貌而俱動于魄芳草寧共氣而皆悅于魂茂倫奉爲律令用以箴嚴氏膏肓之癖洗高氏耳食之陋庶幾後三百年煥肰復覩唐人之面目斯茂倫之志也諸有智者用是集爲經方診醫熱之病而空知其所自始其必將霍肰而起也

唐詩鼓吹序

唐詩鼓吹十卷相傳爲元遺山選次或有疑爲假託

以謂遺山集中無一言及此選而遺山本傳記載闕如是固不能以無疑余諦觀此集擷珠搜玉定出良工喆匠之手遺山之稱詩主于高華鴻朗激昂痛快其指意與此集符合當是遺山巾箱篋衍吟賞記錄好事者重公之名繕寫流傳名從主人遂以遺山傳也世之論唐詩者奉近代一二家為律令鼓吹之集僅流布燕趙間內府鏤版用教童豎若王荊公百家之選則罕有能舉其名者蓋三百年來詩學之受病深矣館閣之教習家塾之程課咸稟承嚴氏之詩法高氏之品彙耳濡目染鐫心劌骨學士大夫生而墮

地師友熏習隱隱肰有兩家種子盤互于藏識之中迨其後時知見日新學殖日積洄旋起伏秖足以增長其邪根繆種而已矣嗟夫唐人一代之詩各有神髓各有氣候今以初盛中晚釐為界分又從而判斷之曰此為妙悟彼為二乘此為正宗彼為羽翼支離割剝俾唐人之面目蒙羃于千載之上而後人之心眼流錮于千載之下甚矣詩道之窮也荊公遺山之選未必足以盡唐詩肰是二公者生于五六百年之前其神識種子皆未受今人之熏炙者也由二公之選推而明之唐人之神髓氣候歷歷具在眼界廓如

也心靈豁如也使唐人得洗發其面目而後人得括磨其障瞖三百年之痼疾庶幾其霍然良已也則以二公爲先醫可矣里中陸子敕先生子子漱子顧借予從孫次雞服習鼓吹重爲較讐兼正定廖氏注解刻成而請序于予夫鼓吹角聲也人有少聲入于角則遠四子其將假遺山之鼓吹以吹角也四子之聲自此遠矣喜而爲之序如此

鼓吹新編序

余于桑海之後繆伍採詩之役評騭稍著謷咨叢生良自知龜毛兎角非道人所當滯淫于是益栖心釋韵刊落綺語不復抵啇文字久矣吳門程子扚石採集近代詞人七言今體詩用遺山例題曰鼓吹新編而徵序于余余再三辭之而不獲請也蓋嘗觀如來捃拾教中有多乳喻竊謂皆可以喻詩其設喻曰如牧牛女爲欲賣乳貪多利故加二分水轉賣與餘牧牛女人彼女得已轉復賣與近城女人三轉而詣市賣則加水二分亦三展轉賣乳乃至成糜而乳之初味其與存者無幾矣三百篇已下之詩皆乳也三百篇已下之詩人皆牧牛之女也由風雅離騷漢魏齊梁歷唐宋以迄于今茲由三言四言五言之詩以迄

于五七言今體七言今體中則又曰景龍開元天寶大曆以迄于西崑西江若弘正慶曆之所謂才子者以擇乳之法取之自牧地而之于城市其轉賣之地不知其幾自牧女而之城中之女其展轉之人不知其幾自牧牛之女加水二分而至于作糜贍客其加水二分始不可斗斛計矣今欲于展轉賣乳之後區分而品嘗之曰此爲城內之乳此爲城外之乳也此近市初交之乳此城中作糜之乳也夫然後醍醐乳酪可以辨若淄澠而不爲牧牛之女所笑惟程子能吾弗能也復有喻曰長者畜牛但爲醍醐不斯乳酪

羣盜搆乳盛以革囊多加以水乳酪醍醐一切俱失復有喻曰牧女賣乳展轉薄淡雖無乳味勝諸苦味若復失牛轉抨驢乳展轉成酪無有是處今世之爲七言者此擬聲病塗飾鉛粉駢花麗葉而不知所從來此盜牛乳而盛革囊者也標新獵異傭耳剽目攺形假面而自以爲能事此抨驢乳而謂醍醐者也別裁僞體刋削枝岐如長者之子于一器中辨汝異相此余之所不能而程子之所以丹鉛甲乙目營手勘未敢以卽安者也雖然亦知夫舊醫新醫之說乎舊醫新醫之所用者皆乳藥也王之初病也新醫舊醫

之乳藥國中有欲服者當斬其首而王病愈及王之復病也新醫占王病仍應服舊醫之乳藥而王病亦愈今夫詩亦若是而已矣上自三百餘年影悟于滄浪弔詭于須溪象物于庭禮尋撦吞剝于獻吉允寧舉世瞑眩奉爲丹書玉冊皆舊醫之屬也今之所擇而取者舊醫之乳藥與新醫之乳藥與抑亦新醫所斷之乳藥即舊醫所服之乳藥是乳藥者亦是毒害亦是甘露以療病得差爲能而不應以新舊醫爲區別與舊醫之病人淚矣搓華囊拌驢乳指毒藥爲甘露不第加水二分而已也今將捨城中之乳而構城外之乳因糜而求乳因乳而求酪因酪酥而求醍醐則非驅逐舊醫斷除乳藥之毒害新醫之甘露妙藥固不可得而施也程子其知之矣簸揚淘汰取材落實禁汝之律令與服汝之條教雙遮互奪戞戞乎其難之其有功于詩壇也顧不韙歟余旣辭不敢爲序假借乳喻以復程子并以質諸世之能爲新醫者

愛琴館評選詩慰序

夫詩者言其志之所之也志之所之盈于情奮于氣而擊發于境風識浪奔昏交湊之時世于是乎朝廟亦詩房中亦詩吉人亦詩棘人亦詩燕好亦詩窮苦

亦詩春哀亦詩秋悲亦詩吳詠亦詩越悲亦詩勞歌
亦詩相春亦詩窮盡其短長高下抑抗淸濁吐合曲
直樂淫怨誹之極致終不偭背乎五聲六律七音八
風九歌之倫次詩之教如是而止古之爲詩者學遡
九流書破萬卷要歸于言志永言有物有則宣導情
性陶寫物變學詩之道亦如是而止陸士衡曹子桓
沈休文江文通與夫李杜元白皮陸之緒言皆具在
也古學日遠人自作羣邪師魔見蘊釀于宋季之嚴
羽卿劉辰翁而毒發于弘德嘉萬之間學者甫知聲
病則漢魏齊梁初盛中晚之聲影于盤牙于胸中傭

耳借目尋條屈步終其身爲隸人而不能自出吁可
悼也余輯昭代詩集徵文獻之闕遺倣中州之序論
聊薈蕞及之耳才人志士愛慕良多長洲葉聖野吳
江戚右朱手自繕寫 成一集其尤且謗之者則閒
作愛我者未必果我之得而尤且謗者亦未必果我
之失信彼是之兩行而已豫章陳伯璣以評選詩慰
見眎余讀而歎賞之萬茂先詩曾累寄余亂後失去
今得之如見故人其餘多訪求未獲者乍見之如新
相知致足樂也吾友孟陽之詩再經點定筆墨生動
風致迢肰譬如美人經時再見轉覺頓睃婁嫇聘睞

有異爲掩卷徬徨者久之又益以悟詩人之妙心靈意匠生生不停新新相續殆所謂夜壑巳趨交臂非故而顧欲以餖飣之學方隅之見搊撦其體格割剝其人代旋而思之不將啞肰一笑乎唐人選唐詩者一代不數人今選家一壇墠多于儲胥矣伯璣之爲有異于是訪沉冥扣寂寞不以聲利重附人不以名字吸取人一句半什鄭重護惜不肯以衣中寶珠博易人間摶黍之飯何斤斤也伯璣爲詩風流蘊藉振奇拔俗旅居蕪江以愛琴自署其館其愛此詩也如此琴矣昔者元次山集其同時隱淪之作名曰篋中

謝臯羽採天水遺民之詩題曰長留天地間我知伯璣之用意希風古人者遠矣不徒賢于世之君子而巳也

歷朝應制詩序

延陵兩吳君以弘文碩學競爽詞林會選歷朝應制詩取其金相玉式艷溢錙毫者都爲一集郵而徵序於余余老爲農夫水南舍北晨夕與村童牧豎唱爾女之歌和款乃之曲頗使之同樂鈞天審音淸廟心回神駭頭目眩運梯几憑軾嘿不自得者久之旣而繙閱其書登珠林而泛玉海爲之耳目開明氣滿大

宅又久之而意芒然如有失也今夫應制之詩推輪于漢武之柏梁陳思之應詔而增華捘藻極于唐之景龍開元茂矣美矣不可以復請矣帝庸作歌明良喜起不刱始于唐虞之際乎古稱舜爲賓客禹爲主人八風修通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卿雲爛兮禮縵縵兮則帝之命辭古今應制之首唱也自柏梁巳前遡而上之請自此始春秋之季句踐入吳文種有左道之祝范蠡有上壽之詞吳歌越吟嚭連江上皇天祐助觴酒既升猶有古昔賡歌之餘風比于瓊花璧月後定靡靡之音其爲可紀錄多矣又遡而上之周穆王周行天下西遊至于瑤池西王母虎背載勝酌酒歌謠一則曰將子無死尚能復來一則曰余歸三年將復而所穆王爲賓客王母爲主人白雲黃竹嬋媛婉孌人間世之君臣矣音作頌祝千秋而萬年者有若是焉者乎又姑舍是遡而上之中天調御初會普提場中無量大自在天王乃至日月天子莫不稽首禮足作頌讚歎華嚴之會佛爲主人則雲集海衆皆賓客也若云佛爲法王則諸天王莫非王臣伽陀祇夜稱揚讚歎非諸天應制之詩而何五天禮佛盛傳讚歎一百五十頌及四百五十頌所謂麗齊天薦理

高峻嶽者此則雅頌之元音聲之宗極也曹子建遊魚山聞空中梵天之音寫爲梵唄二君妙選應制詩歸極于諸天之偈頌寫天音爲梵音則亦斯世之子建也吾請爲唱喁焉客從旁笑曰是集也漢之中和頌唐之御覽詩也被諸管絃獻之禁近固將待詔承明侍從射熊騰清霄而軼浮景身在屬車豹尾之間子乃雜舉齊諧竺墳荒唐俶詭之談而參預於論鼓鐘於樂辟雍之文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序余矍然失容起而謝客趨命侍史書之以復于延陵二君

本草挼萃序

醫經經方之書至東間東垣而大備國初諸明醫各有師承而本草一經幾爲絶學吾友繆仲淳常喟然歎息以謂三墳五典燼于泰火獨素問本草存本草朱書正文出黃帝岐伯之手古之至人所以相天地之宜類萬物之情窮理盡性精義入神者發揮變化實在于此而世之學醫者徒取以庀湯液給方劑奮蕞獵涉未有能沈研而鑽極者蓋此書自唐宋以來增益于古人之別錄踳駁于近代之綱目學者目慵耳食莫知元本于是乎醫學承陋經方傳訛用藥石殺天下實自此始乃奮筆爲經疏以救其失參治簡

誤之文告刈掌故若署甲乙金科玉條犁肰畢集上
下五百年發軒岐不傳之秘者仲淳一人而已仲淳
少苦疾疢壯多遊寓所至必訪藥物載刀筆五十年
而成書仲淳歿後三十餘年年家子陸仲德氏讀繆
氏之書而學其學作爲本草拔萃以發明其宗要嗚
呼何其難也仲淳天資敏捷磊落瑰偉從紫柏老人
游精研教乘餘事作醫用以度世耳余觀其理積疴
起奇疾沈思熟視如入禪定忽肰而睡煥肰而興歘
髯奮袖處方撮藥指麾顧視拂拂肰在十指涌出語
其險則齊桓之斬孤竹語其奇則狄青之度崑崙語
其持重則趙充國之金城方略淺人曲士莛聽風聲
猶爲之口呿不合況有能論其人論其書知而好之
好而傳之者乎余每思仲淳緒言歎後世無子雲今
得見吾仲德則仲淳不死也于其著斯書也樂爲之
敘以導引其志意而假仲淳以發其端仲德好學淡
思束修矯志進德修業日新富有余雖昏耄尚能爲
仲德詳敘上醫醫國之事如太史公之傳扁鵲倉公
者姑書此以敘之

俞嘉言醫門法律序

新建俞徵君嘉言發揮軒岐仲景不傳之秘著尚論

篇余爲序其指要推本巫醫之道術比於通天地人之儒世之人河漢其言驚而相告者多矣越二載徵君年七十始出其尚論後篇及醫門法律教授學者而復求正於余余讀天台止觀書論四大五藏增損得病因起非一病相衆多識因治病舉要言之則有瑜伽四種善巧雜阿含七十二種秘法其言精深奧妙殊非世典醫經醫方所可幾及當知我如來出世爲大醫王五地菩薩方便度生以善方藥療治諸病非積劫誓願用醍醐上藥供養諸佛敎化衆生不能現藥王身說法豈特通天地人之儒也哉徵君外服儒行內閟心宗由曹洞五位君臣旨訣妙悟醫理用以判斷君臣佐使之法陰病一論原本四大廣引三界台宗地論之微言一往參合所謂如藥樹王徧體愈病者也世人規規焉量藥於寸匕程方於點墨牛羊之眼但別方隅其鶩而相告也不亦宜乎肰吾觀如來之論醫蓋莫精于大涅槃經舊醫客醫之說大舊醫之治病不別風熱寒溫悉令服乳客醫之厲禁之者宜也厲禁行而王病愈國無橫夭禁乳之效可見于前矣迨王之熱病作也非乳不起而客醫之所禁乳藥雖謂大自在天而請之豈可得哉由此觀之

病因弘多病相頗異古方新病有不相能察傳變判
死生在乎三指之間一息之內譬如兩軍相對決勝
負于呼吸必欲學古兵法按圖列陣而後從事艮將
所不與也曹洞之宗曰動成窠臼老落頷佇背觸俱
非如大火聚徵君之著書其殆有得于此者乎佛言
客醫别藥如虫食木知者終不唱言是虫解字今尚
論諸書具在皆客醫之乳藥也學者神而明之無若
虫之解字爲智人所笑庶不負徵君方便苦心矣

傷寒捷徑書序

新安孫在公少有聲衆子中長得療疾遇異人於武
林授還丹接命解形度世之術而尤精于醫學著丹
臺玉案發揮醫經經方兩家指訣又謂傷寒一科傳
變譎詭證治微密仲景之書代遠義奧文中指下既
易懸絶今病古方更難決擇乃撮取其候休治法切
近明了者作傷寒捷徑書用以鈐鍵昔人津梁後學
其活人濟世之心可謂至矣余少授左氏春秋醫和
之論疾源推明六氣五味六疾與黄帝素難書符合
其論惑蠱之疾女惑男風落山剌義周易精義齊魯
之儒者未有以過也故曰不通天地人不可以言儒
不通天地人不可以言醫晚而學佛習天台大師止

觀之書喟肰而歎曰世之醫者能精求止觀觀病之法斯可以稱神醫矣智者用四悉檀因緣分止觀觀病初明病相謂不須精刺醫法略知而已肰其論病相曰五臟四大增減五陰六神尅伏固已精義入神矣次論病起因緣四大不順者外熱助火火强破水是增火病外寒助水水增害火爲水病外風助氣氣吹火火動水爲風病或三大增害于地或身分增害三大皆等分病屬地病此四既動衆惱競生古醫論四大者未之有也次論八觸相明對息辨觸違觸成病又明五塵各損一臟一根緣五塵損五臟古醫論觸損者未之有也又明五根五臟根由初託胎時以思心起惑召其母母卽思五塵等一毫氣動爲水水爲血血爲肉肉成五根五臟究極于流愛納想壽煖識三受生待命之際古醫論根臟生由未之有也雜阿含言佛爲阿蘭若比丘治七十二患說修阿那般那法又云春時入火三昧太温身成病入地三昧見身成無石山入水三昧見身如大水泉入風三昧見身如九頭龍須急治之此法惟佛能說惟身子阿難及智者能知故曰七十二汯以想爲治乃非末代鈍根所宜由此言之不通佛汯不知四悉檀固未可以

言能醫也余觀在公之明醫志在度世殆將接踵陶貞白孫思邈之流其學術淵源一本三墳十翼晞古眞儒非若世之醫家以刀圭方寸爲能事者故于其刻是編也引天台智者之書以廣之經言持水長者之子得其父方術徧告國中我是醫師療治病苦一切衆生直聞是言病卽除愈世有流傳是書了知除病者咸如西土衆生遇持水之子所患卽差則在公之輯是書與余之唱是言也豈非入病法門方便救度爲如來所記莂者哉在公曰善請書之以爲序

棋譜新局序

余不能棋而好觀棋又好觀國手之棋少時方渭津在虞山與林符卿對局堅坐注目移日不忍去間發一言渭津聽然許可然亦竟不能棋也中年與汪幼清遊時方承平淸簟疎簾看棋竟日夜今皆爲昔夢矣渭津爲人淵靜閑止神觀超然對奕時客方浣思努目手顫頰赤渭津閉目端坐如入禪定良久客才落子信手敵應兩棋子聲響鏗然目但一瞬兩幼淸沉雄精悍絕倫逸羣每一遇敵目光迸裂透出方罫間出奇制敵橫從背觸譬如駿馬追風饑鷹洒血推枰決勝擲帽大呼雖受其攫搬者未嘗不拍手叫絕

也渭津下一子如釘著局上不少那動亦未嘗有錯互如他人按指啁哳局罷覆數一二多少恬不爲意如未曾措手者幼清累勝輕敵時有一悞悞後歛手精思少焉出一奇着如亂流而濟如斬關而出馬不及旋敵不及距自誤而得救自救而得勝人謂幼清之棋不畏其不誤而畏其誤小誤則小勝大誤則大勝兵家言敵人開戶多方以誤之用此法也毘陵孫文介公奕居第二品嘗語余曰吾輩下子便是俗着渭津忽漫布子腕下無一俗着殆仙人謫墮爾余謂渭津無俗着無敗着幼清有敗着亦無俗着余所見

國工多矣若文介所云渭津之後必推幼清渭津善用全局以車攻吉日爲風聲幼清善用敗局以一成一旅爲能事則亦運會使然當局者未之或知也幼清北遊歸出其對奕全譜凡四十局刻之以公于人而屬余爲序余嘗記渭津賞符卿一着咨嗟愛玩遂不復終局此局若竟未必林果勝方果負渭津心賞神契歎息罷局古人之絕絃輟斤禪家之聲前句後妙不傳非庸工所知也幼清一角棋爲錫人張以貞截斷幼清精思救法瞪視移晷縮退一着反接去以貞愕眙歎爲神助此局今亦不傳矣虬髯客傳謂此

局全輸未知是何敢着蜀人發古墓見先主方與武侯對奕知仍講侵分局否幼清之譜不曰全局而曰新局有旨哉其言之也幼清節俠奇士從余于行營萬馬之中单騎短箠衝鋒突刃以捍余于瀕死秋高風緊合圍大獵騰上　馬奪其勁弓絃響霹靂箭如叫鴟連貫雉兎擲草地不顧控絃鳴鏑者咸爲咋指嗟乎余十指如錐不能奕而能得善奕之幼清出死力以捍余幼清以善奕擅名中華之文弱巧人也顧以長弓大箭橫鶩北庭由此觀之天下事夫寧有定局耶項羽重瞳湘東一目山谷老人所托喻者安知夫爛柯之老橘中之叟不揶揄竊笑耶幼清曰善哉斯局之後更有新局國手之外豈無國手夫子所言者道也進乎技矣請書之以爲序

王氏族譜序

里中王氏兆吉纂修族譜既卒事以余爲絳縣之老人就而問焉余覽而歎曰美哉是王氏之史也有事焉有志焉有義焉不可以不識也王之姓太原瑯琊東海北海指不勝屈建炎南渡譜系具在今斷是高皇帝渡江而後歷年三百傳世十三堂構播畬皆本學録爲假載雲仍千指胚胎前光蕭澤流根柴祀後

海覽斯譜也尊祖敬宗收族櫰桷几筵有餘思矣金匱之寶書天璜之玉牒既化爲飛塵刦灰而一家之譜牒焚蕉殺青煥肰修棄此亦王氏之大訓河圖陳列于東西序者與子孫事守勿替引之是作譜者之事也盟壇擣石風流在玆喬木故家王爲甲乙第宅羅列棹楔相望耆老扶杖于鄉國英少劚纓于上都彬彬乎彧彧乎贈刀之遺休樹槐之餘蔭也班氏有言國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畎畝撫斯譜也思樂育于菁莪念貽厥于豐芑漢貂猶珥唐闕在門丘木如茨伏臘未改傳

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是作譜者之志也嗚呼士族之辨始于先王圖譜之局漢唐以來未有改也唐世尤貴族姓李贊皇嶠與奉宸逈秀同在廟堂九奉詔爲兄弟而李積以爵位不如族望雖以淸望歷要官與人書札唯稱隴西而不銜誠重之也誠愼之也今也無宗不族無族不譜執塗之人而兄弟之而伯叔之亦將執塗之人而祖考之而高曾之也而可乎斯譜也重大宗敘昭穆非方百里內聚廬族墓不書非三百年內本支子姓不書遠如新城近如婁水不復借烏衣靑箱誇詡閥閱譜局于是明宗法于是定易

同人之象曰君子以類族辨物同人之類族辨物否之終而大有之始也小而類辨于物七日來復之道也觀于斯譜天人之道粲然矣故曰是作譜者之義也唐李肇記鄭李崔盧四門鼎甲太原王氏四姓得之爲美故呼爲鈒鏤王家鈒鏤者喻金質而銀飾也詩有之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斯兆吉氏之譜也豈惟鈒鏤而已兆吉曰大矣哉夢鼎未之前聞也自今以往世世子孫奉夫子之言爲鎮圭焉請書之以爲序

李孝貞傳序

余游嘉興讀陳學士孟嘗所著李孝貞傳曰孝貞字鳳父老儒夢康夢白衣大士授玉鳳一枝而生四歲喪母撫尸慟絕事後母以孝聞長而容德絕人堅請於父誓不嫁以傾養邦人願委禽相望莫敢強也父病顲天請代煮藥中庭有青鳥啣珠實墜藥鐺中服之即愈崇禎二年六月朔疾作知不起抱父一慟而絕年四十七舊史氏曰孝貞之事古管彤所書未之有也宋學士景濂作麗水陳孝女妙員碑與孝貞略相類妙員父早夭大母林氏病危刲肝和藥自誓大母得生終身授菩薩戒不復適人林壽終棄家爲優婆夷郡錄士永嘉高明上其事有司具烏頭雙闕之

制旌表其門妙貞之事奇矣至于棄家爲優婆夷當世用國法表厥宅里以爲割肝救親有補名教辭家學道不毁世相高則誠元季大儒通達世出世法其所旌異可以爲百世楷則今孝貞之行不愧于妙貞依父以死不出閫內一步而烏頭綽楔之制未有聞焉則今之司世教者抱方守俗之過而非聖祖愼重旌表之初意也頃者末法陵夷禪門瀾倒妖尼魔眷上堂示衆流布語錄皆一輩邪師瞽禪公肰印可油頭粉面爭拈錐拂旖陀摩登互作宗師如來難姨母出家國典禁婦女入寺近代紫柏不許婦女識面律用遮惡禮貴別嫌未有毁壞世相而能通達佛法者也若孝貞者易之家人所謂利女貞者歟其在今日世出世法中豈非皆橫流之砥柱狂病之藥石歟末陳悫公製孝貞傳後序歸本于累朝神聖豐功厚德之所致余讀之慨肰太息以爲禪門尚有人焉因舉其感憤牽連書之不獨以其訓閨閫實以爲今之禪人痛下金剛一杵也悫公聞余言當不禁涕淚悲泣耳

瞿留守賻引

於乎百年榆塞駕鵝怒飛于晉郊一夕桃林石馬汗

趨于唐寢樓桑羽葆髣髴蒼梧仙李盤根曚曈丹桂於斯時也有勞人焉奮半臂以回天百身枝柱援弱毫而畫日八載拮据移象緯于嶺邊區分禹迹整欃輿于規外開展堯封風動滇雲星連越嶠俠轂則黃儂邕管稽首翠華飛箋則庸蜀匡髩輸心赤伏運蜀相之籌筆嘔血酸辛佩李公之靴刀誓心赤苦警傳風鶴軍化沙蟲潰莒徒聞浹辰及郢不關三戰于是角巾就縶奮袂致辭曼聲長嘯呼南八爲男兒潑壘賦詩喜臧洪之同日握顏公之爪死不忘君剖弘演之肝生猶報命蓋皇天畀以完節而尼父謂之成仁

厥維艱哉嗚呼偉矣烽烟乍戢旅櫬還歸㷼婦務面以過車蛋人典衣而酸奠雒陽城外寄昔夢於思鄉雀唐峽中寫新哀於怒水渴葬非禮權厝有時哀此藐諸創深痛鉅刻茲遺卵刦盡塵窮未營七尺之高墳且掩一杯之淺土丙舍四壁繐帳疇依甲第他人尨燈安寄徒使前潮後浪載胥種之忠魂忍見野燒荒燐伴萇弘之碧血是在後死敬告同人束緼火於西鄰敢云求購分績光於東壁亦曰通財但是匍匐有喪哀同復矢況復平生知契淚重脫驂睠顧蘆中亦有壺漿之女愍棄桑下寧無返璧之人竭吾力之

第35631号
平成3.11.22
聖和学園短大図書館
928
ボ
3

可爲見君情於遺後書藏故國行看汗簡之方新翅動親身尚想飛鳴而圖報數行老淚一紙哀詞聊以當乘韋之先應不哂扣門之拙爾

牧齋有學集卷十五終